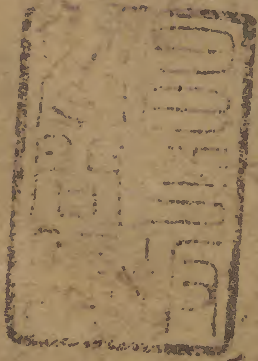


古文世編

三十一之
三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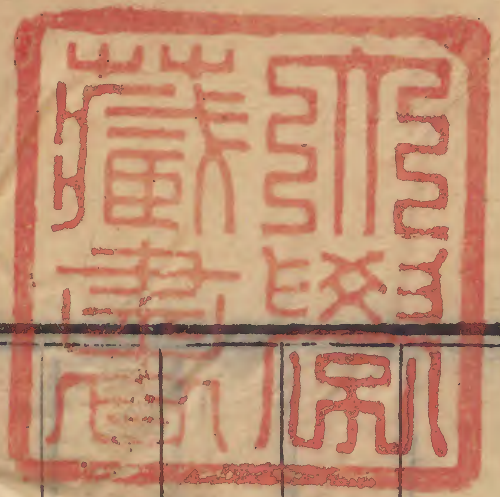
| | | | |
|------|---|---|---|
| 漢書門類 | | | |
| 三 | 七 | 三 | 二 |
| 九 | 七 | 二 | 號 |
| 五 | 七 | 函 | 架 |
| 〇 | 冊 | | |

| | | | |
|------|---|---|---|
| 內閣文庫 | | | |
| 三 | 七 | 三 | 二 |
| 九 | 七 | 二 | 號 |
| 五 | 〇 | 冊 | 架 |
| 九 | 冊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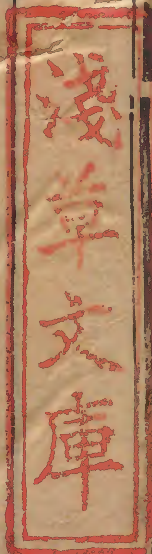
| | |
|------|-----------|
| 內閣文庫 | |
| 番號 | 漢 3732 |
| 冊數 | 50 (16) |
| 函號 | 359 54 |

共五十





古文世編卷之三十一



王貢兩龔論

班固

燕然銘

終南山賦

奏記東平王

議復使北單于

答賓戲

奕旨

諸侯王表

異姓諸侯王表

外戚恩澤侯表

百官公卿表

第五倫薦謝夷吾疏

辨過秦論

酷吏傳論

貨殖傳論

游俠傳論

律歷志論

匈奴傳論

西域傳論

循吏傳論

典引

刑法志

禮樂志

史述贊

公孫弘傳贊

司馬遷贊

請平定西域疏

班超

請歸兄超書

曹大家

鍼縷賦

東征賦

大雀賦

請置西域副校尉議

班勇

古文世編卷之三十一

龍城玄之陳原道

西吳去聞潘士達編

長水獻之劉廷元校

南海後學區慶雲

王貢兩龔論

班固

昔武王伐紂遷九鼎於雒邑伯夷叔齊薄之餓
死于首陽不食其祿周猶稱盛德焉然孔子賢
此二人以為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也而孟子亦
云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奮乎百

世之上百世之下莫不興起非賢人而能若是
乎漢興有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此四
人者當秦之世避而入商雒深山以待天下之
定也自高祖聞而召之不至其後呂后用留侯
計使皇太子卑辭東帛致禮安車迎而致之四
人既至從太子見高祖客而敬焉太子得以爲
重遂用自安語在留侯傳其后谷口有鄭子真
蜀有嚴君平皆脩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
弗食成帝時元舅大將軍王鳳以禮聘子真子

真遂不詘而終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爲卜筮
者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間則依
著龜爲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
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執導之以善從吾
言者已過半矣裁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
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博覽亡不通依老子嚴周
之指著書十餘萬言楊雄少時從游學已而仕
京師顯名數爲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杜陵
李彊素善雄久之爲益州牧喜謂雄曰吾真得

嚴君平矣雄曰君備禮以待之彼人可見而不可得詘也彊心以爲不然及至蜀致禮與相見卒不敢言以爲從事乃嘆曰楊子雲誠知人君平年九十餘遂以其業終蜀人愛敬至今稱焉及雄著書言當世士稱此二人其論曰或問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盍執諸名卿可幾曰君子德名爲幾梁齊楚趙之君非不富且貴也惡乎其成名谷口鄭子真不詘其志耕於巖石之下名震于京師豈其卿豈其卿楚兩龔之絜其清

矣乎蜀嚴湛冥不作苟見不治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雖隨和何以加諸舉茲以旃不亦寶乎自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鄭子真嚴君平皆未嘗仕然其風聲足以激貪厲俗近古之逸民也若王吉貢禹兩龔之屬皆以禮讓進退云

燕然銘
惟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曰車騎將軍竇
憲寅亮聖明登翼王室納于大麓惟清緝熙乃
與執金吾耿秉述職巡御理兵於朔方鷹揚之
校螭虎之士爰該六師暨南單于東烏桓西戎
氏羗侯王君長之羣驍騎三萬元戎輕武長轂
四分雲輜蔽路萬有三千餘乘勒以八陣蒞以
威神玄甲耀日朱旗絳天遂陵高闕下雞鹿經
磧鹵絕大漠斬温禺以釁鼓血尸逐以染鍔然

燕然銘

班固

惟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曰車騎將軍竇
憲寅亮聖明登翼王室納于大麓惟清緝熙乃
與執金吾耿秉述職巡御理兵於朔方鷹揚之
校螭虎之士爰該六師暨南單于東烏桓西戎
氏羗侯王君長之羣驍騎三萬元戎輕武長轂
四分雲輜蔽路萬有三千餘乘勒以八陣蒞以
威神玄甲耀日朱旗絳天遂陵高闕下雞鹿經
磧鹵絕大漠斬温禺以釁鼓血尸逐以染鍔然

後四校橫徂星流彗埽蕭條萬里野無遺寇於
是域滅區殫反旆而旋考傳驗圖窮覽其山川
遂踰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躡冒頓之區落焚老
上之龍庭上以據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玄靈
下以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茲所
謂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者也乃遂封山刊
石昭銘上德其辭曰鏖王師兮征荒裔勦凶虐
兮截海外夏其邈兮亘地界封神丘兮建隆嶠
熙帝載兮振萬世

奏記東平王

班固

初東平王蒼以至戚為驃騎將軍輔政開東閣
延英雄時固始弱冠奏記說蒼曰將軍以周召
之德立乎本朝承休明之策建威靈之號昔在
周公今也將軍詩書所載未有三此者也傳曰
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
然後有非常之功固幸得生於清明之世豫在
視聽之末私以螻螻竊觀國政誠美將軍擁千
載之任躡先聖之踪體弘懿之姿據高明之勢

博貫庶事服膺六藝白黑簡心求善無厭採擇
狂夫之言不逆負薪之議竊見幕府新開廣延
羣俊四方之士顛倒衣裳將軍宜詳唐殷之舉
察伊臯之薦令遠近無偏幽隱必達期於總覽
賢才收集明智為國家得人以明本朝則將軍
養志和神優游廟堂光明宣于當世遺烈著於
無窮竊見故司空掾桓梁宿儒盛名冠德州里
七十從心行不踰矩蓋清廟之光輝當時之俊
彥也京兆祭酒晉馮結髮脩身白頭無違好古

樂道玄默自守古人之美行時俗所莫及扶風
掾李育經明行著教授百人客居杜陵茅室土
階京兆扶風二郡更請徙以家貧數辭病去温
故知新論議通明廉清脩潔行能純備雖前世
名儒國家所器韋平孔翟無以加焉宜令考績
以參萬事京兆督郵郭基孝行著于州里經學
稱于師門政務之績有絕異之效如得及明時
秉事下僚進有羽翮奮翔之用退有杞梁一介
之死涼州從事王雍窮下巖之節文之以術藝

涼州冠蓋未有宜先雍者也古者周公一舉則三方怨曰奚為而後已宜及府開以慰遠方弘農功曹史殷肅達學洽聞才能絕倫誦詩三百奉使專對此六子者皆有殊行絕才德隆當世如蒙徵納以輔高明此山梁之秋夫子所為歎也昔卞和獻寶以離斷趾靈均納忠終於沈身而和氏之璧千載垂光屈子之篇萬世歸善願將軍隆照微之明信日昃之聽少屈威福咨嗟下問令塵埃之中永無荆山汨羅之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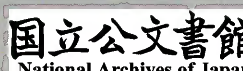
議復使北單于

竊自惟思漢興已來曠世歷年兵纏夷狄尤事匈奴綏御之方其塗不一或修文以和之或用武以征之或卑下以就之或臣服而致之雖屈申無常所因時異然未有拒絕棄放不與交接者也故自建武之世復脩舊典數出重使前後相繼至於其末始乃暫絕永平八年復議通之而廷爭連日異同紛回多執其難少言其易先帝聖德遠覽瞻前顧後遂復出使事同前世以

此而推未有一世闕而不修者也今烏桓就闕
稽首譯官康居月氏自遠而至匈奴離析名王
來降三方歸服不以兵威此誠國家通於神明
自然之徵也臣愚以為宜依故事復遣使者上
可繼五鳳甘露致遠人之會下不失建武永平
羈縻之義虜使再來然後一往既明中國主在
忠信且知聖朝禮義有常豈可逆詐示猜孤其
善意乎絕之未知其利通之不聞其害設後北
虜稍強能為風塵方復求為交通將何所及不

若因今施惠為策近長

若因今施惠為策近長
勿之亦亦云在囑囑
聖功大德不得後
何蘇在周
自然之徵也
來朝二大
此而推未有一世闕而不修者也今烏桓就闕



然由北...
 精靡之義...
 忠信...
 昔因...
 班固...

答賓戲

班固

賓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一定之論烈士有不
 易之分亦云名而已矣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
 立功夫德不得後身而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獨
 章是以聖喆之治棲棲皇皇孔席不煖墨突不
 黔由此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務著作者前列
 之餘事耳今吾子幸游帝王之世躬帶冕之服
 浮英華湛道德響龍虎之文舊矣卒不能據首
 尾奮翼鱗振拔污塗跨騰風雲使見之者景駭

聞之者響震徒樂枕經藉書紆體衡門上無所
蒂下無所根獨攄意乎宇宙之外銳思於毫芒
之內潛神默記緼以年歲然而器不賈於當已
用不效於一世雖馳辯如濤波摘藻如春華猶
無益於殿最意者且運朝夕之策定會合之計
使存有顯號亡有美謚不亦優乎主人適爾而
咲曰若賓之言斯所謂見勢利之華闇道德之
實守空輿之熒燭未印天庭而覩白日也曩者
王塗蕪穢周失其御侯伯方軌戰國橫驚於是

七雄虓闕分裂諸夏龍戰而虎爭游說之徒風
颶電激並起而救之其餘焱飛景附雲煜其間
者蓋不可勝載當此之時擗朽摩鈍鉛刀皆能
一斷是故魯連飛一矢而蹶千金虞卿以顧盼
而捐相印夫啾發投曲感耳之聲合之律度淫
鼃而不可聽者非韶夏之樂也因執合變偶時
之會風移俗易乖忤而不可通者非君子之法
也及至從人合之衡人散之亡命漂說羈旅騁
辭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李斯奮時務而要始

皇彼皆躡風雲之會履顛沛之執據徼乘邪以
求一日之富貴朝為榮華夕為焦瘁福不盈眦
禍溢於世凶人且以自悔况吉士而是賴乎且
功不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僞立韓設辯以徼君
呂行詐以賈國說難旣適其身廼囚秦貨旣貴
厥宗亦隊是故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
之氣彼豈樂為迂濶哉道不可以二也方今大
漢洒掃羣穢夷險芟荒廓帝絃恢皇綱基隆於
義農規廣於黃唐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

如神函之如海養之如春是以六合之內莫不
同原共流沐浴玄德稟印太和枝附葉著譬猶
草木之殖山林鳥魚之毓川澤得氣者蕃滋失
時者零落參天地而施化豈云人事之厚薄哉
今予處皇世而論戰國耀所聞而疑所覲欲從
整敦而度高乎泰山懷汎濫而測深乎重淵亦
未至也賓曰若夫鞅斯之倫衰周之凶人旣聞
命矣敢問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述
於後者默而已乎主人曰何為其然也昔者咎

古文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三
絲謨虞箕子訪周言通帝王謀合聖神殷說夢
發於傳崑周望北動於涓濱齊寧激聲於康衢
漢良受書於邳垠皆埃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
信故能建必然之策展無窮之勳也近者陸子
優繇新語以興董生下帷發藻儒林劉向司籍
辯章舊聞楊雄覃思法言太玄皆及時君之門
闡究先聖之壺奧婆娑乎術藝之場休息乎篇
籍之囿以全其質而發其文用納乎聖聽列炳
於後人斯非其亞與若迺夷抗行於首陽惠降

志於辱仕顏耽樂於簞瓢孔終篇於西狩聲盈
塞於天淵真吾徒之師表也且吾聞之一陰一
陽天地之方迺文迺質王道之綱有同有異聖
詰之常故曰慎修所志守爾天符委命共已味
道之腴神之聽之名其舍諸賓又不聞和氏之
璧韞於荆石隋侯之珠滅於蚌蛤乎歷世莫砥
不知其將含景耀吐英精曠千載而流光也應
龍潛於潢汚魚龜媒之不覩其能奮靈德合風
雲超忽荒而躡顛蒼也故夫泥蟠而天飛者應

龍之神也先賤而後貴者和隨之珍也昔聞而
久章者君子之真也若迺牙曠清耳於管絃離
婁眇目於毫分逢蒙絕技於弧矢班輸權巧於
斧斤良樂軼能於相馭烏獲抗力於千鈞蘇鵠
發精於鍼石研桑心計於無垠僕亦不任厠技
於彼列故密爾自娛於斯文

奕旨

班固

大冠言博既終或進而問之曰孔子稱有博奕
今博行於世而奕獨絕博義既弘奕義不述閒
之論家師不能說其聲可聞乎曰學不廣博無
以應客北方之人謂碁為奕弘而說之舉其大
略厥義深矣局必方正象地則也道必正直神
明德也碁有白黑陰陽分也駢羅列布效天文
也四象既成行之在人蓋王政也成敗臧否為
仁由已危之正也大博懸於投不專在行優者

有不遇劣者有僥倖躋攀相凌氣勢力爭雖有
雌雄未足以爲平也至於奕則不然高下相推
人有等級若孔氏之門回賜相服循名責實謀
以計策若唐虞之朝考功黜陟器用有常施設
無祈因敵爲資應時屈伸續之不復變化日新
或虛設豫置以自護衛蓋象庖羲罔罟之制隄
防周起障塞漏決有似夏后治水之勢一孔有
闕壞頽不振有似瓠子汎濫之敗一棊破室亡
地復還曹子之威作伏設詐突圍橫行田單之

奇要厄相劫割地取償蘇張之姿固本自廣敵
人恐懼三分有二釋而不誅周文之德知者之
慮也既有過失能量弱強逡巡需行保角依旁
却自補續雖敗不亡繆公之智中庸之方也上
有天地之象次有帝王之治中有五霸之權下
有戰國之事覽其得失古今畧備及其晏也至
於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推而高之仲尼概也樂
而不淫哀而不傷質之詩書關雎類也紕專知
柔陰陽代至施之養性彭祖氣也外若無爲默

而識淨泊自守以道意隱居放言遠咎悔行象
 虞仲信可喜感乎大冠論未備故因問者喻其
 事

三
 其
 公
 同
 會
 之

諸侯王表

班固

昔周監於二代三聖制法立爵五等封國八百
 同姓五十有餘周公康叔建於魯衛各數百里
 太公於齊亦五侯九伯之地詩載其制曰价人
 惟藩大師惟垣大邦惟屏大宗惟翰懷德惟寧
 宗子惟城母俾城壞毋獨斯畏所以親親賢賢
 褒表功德關諸盛衰深根固本為不可拔者也
 故盛則周召相其治致刑錯衰則五伯扶其弱
 與共守自幽平之後日以陵夷至乎阨隘河洛

之間分為二周有逃責之臺被竊缺之言然天下謂之共王疆大弗之敢傾歷載八百餘年數極德盡既於王赧降為庶人用天年終號位已絕於天下尚猶枝葉相持莫得居其虛位海內無主三十餘年秦據勢勝之地騁狙詐之兵蠶食山東一切取勝因矜其所習自任私知姍咲三代盪滅占法竊自號為皇帝而子弟為匹夫內亡骨肉本根之輔外亡尺土藩翼之衛陳吳奮其白挺劉項隨而斃之故曰周過其歷秦不

及期國勢然也漢興之初海內新定同姓寡少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剖裂疆土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餘邑尊王子弟大啓九國自鴈門以東盡遼陽為燕代常山以南大行左轉度河濟漸于海為齊趙穀泗以往奄有龜蒙為梁楚東帶江湖薄會稽為荆吳北界淮瀕畧廬衡為淮南波漢之陽亘九嶷為長沙諸侯比境周三垂外接胡越天子自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京師內

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頗邑其中而藩國大者
夸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可謂
矯枉過其正矣雖然高祖創業日不暇給孝惠
享國又淺高后女主攝位而海內晏如亡狂狡
之憂卒折諸呂之難成太宗之業者亦賴之於
諸侯也然諸侯原本以大末流濫以致溢小者
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喪國故文帝
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鼂錯之計削吳楚
武帝施主父之冊下推恩之令使諸侯王得分

戶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國自析自此以
來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梁分爲五淮南分爲三
皇子始立者大國不過十餘城長沙燕代雖有
舊名皆亡南北邊矣景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
減黜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設
附益之法諸侯惟得衣食稅租不與政事至於
哀平之際皆繼體苗裔親屬疎遠生於帷牆之
中不爲士民所尊執與富室亡異而本朝短世
國統三絕是故王莽知漢中外殫微本末俱弱

亡所忌憚生其姦心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
顓作威福廟堂之上不降階序而運天下詐謀
既成遂據南面之尊分遣五威之吏馳傳天下
班行符命漢諸侯王厥角稽首奉上璽鞞惟恐
在後或廼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是以
究其終始疆弱之變明鑒戒焉

異姓諸侯王表

班固

昔詩書述虞夏之際舜禹受禪積德累功洽於
百姓攝位行政考之于天經數十年然後在位
殷周之王乃繇尚稷脩仁行義歷十餘世至于
湯武然後放殺秦起襄公章文繆獻孝昭嚴稍
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廼并天下以德若
彼用力如此其難難也秦既稱帝患周之敗以
爲起於處士橫議諸侯力爭四夷交侵以弱見
奪於是削去五等墮城銷刃箝語燒書內鋤雄

古文
卷之三十一
三百九
俊外攘胡粵用壹威權為萬世安然十餘年間
猛敵橫發乎不虞適戍疆於五伯閭閻偏於戎
狄嚮應潛於諂議奮臂威於甲兵鄉秦之禁適
所以資豪傑而速自斃也是以漢亡尺土之階
繇一劍之任五載而成帝業書傳所記未嘗有
焉何則古世相革皆承聖王之烈今漢獨收孤
秦之弊鑄金石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其
執然也故據漢受命譜十八王月而列之天下
一統迺以年數訖于孝文異姓盡矣

外戚恩澤侯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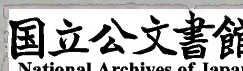
班固

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必興滅繼絕脩廢舉逸
然後天下歸仁四方之政行焉傳稱武王克殷
追存賢聖至乎不及下車世代雖殊其揆一也
高帝撥亂誅暴庶事草創日不暇給然猶脩祀
六國求聘四皓過魏則寵無忌之墓適趙則封
樂毅之後及其行賞而授位也爵以功為先後
官用能為次序後嗣共已遵業舊臣繼踵居位
至乎孝武元功宿將略盡會上亦興文學進拔

幽隱公孫弘自海瀕而登宰相於是寵以列侯之爵又疇咨前代詢問耆老初得周後復加爵邑自是之後宰相畢侯矣元成之間晚得殷世以備賓位漢興外戚與定天下侯者二人故誓曰非劉氏不王若有亡功非上所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是以高后欲王諸呂王陵廷爭孝景將侯王氏脩侯犯色卒用廢黜是後薄昭竇嬰上官衛霍之侯以功受爵其餘后父據春秋褒紀之義帝舅緣大雅申伯之意寢廣博矣是以

別而叙之

孫安士九...
 其精...
 曰其隆...
 以備賓...
 邑自是...
 幽隱公孫...



百官公卿表 班固 易叙宓義神農黃帝作教化民而傳述其官以 為宓義龍師名官神農火師火名黃帝雲師雲 名少昊鳥師鳥名自顓頊以來為民師而命以 民事有重黎句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之官然 已上矣書載唐虞之際命羲和四子順天文授 民時咨四岳以舉賢材揚側陋十有二牧柔遠 能邇禹作司空平水土棄作后稷播百穀商作 司徒敷五教咎繇作士正五刑垂作共工利器

百官公卿表

班固

易叙宓義神農黃帝作教化民而傳述其官以 為宓義龍師名官神農火師火名黃帝雲師雲 名少昊鳥師鳥名自顓頊以來為民師而命以 民事有重黎句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之官然 已上矣書載唐虞之際命羲和四子順天文授 民時咨四岳以舉賢材揚側陋十有二牧柔遠 能邇禹作司空平水土棄作后稷播百穀商作 司徒敷五教咎繇作士正五刑垂作共工利器

用菴作朕虞育草木鳥獸伯夷作秩宗典三禮
夔典樂和神人龍作納言出入帝命夏殷亡聞
焉周官則備矣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
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是為六卿各有
徒屬職分用於百事太師太傅太保是為三公
蓋參天子坐而議政無不總統故不以一職為
官名又立三少為之副少師少傅少保是為孤
卿與六卿為九焉記曰三公無官言有其人然
后充之舜之於堯伊尹於湯周公召公於周是
也或說司馬主天司徒主人司空主土是為三
公四岳謂四方諸侯自周衰官失而百職亂戰
國並爭各變異秦兼天下建皇帝之號立百官
之職漢因循而不革明簡易隨時宜也其後頗
有所改王莽篡位慕從古官而吏民弗安亦多
虐政遂以亂亡故略表舉大分以通古今備溫
故知新之義云

古文 卷之三十一 三百廿二馬

出朱... 謝夷吾... 班固... 臣聞堯登稷契政隆太平舜用臯陶治致雍熙... 殷周雖有高宗昌發之君猶賴傳說呂望之策... 故能克崇其業允協大中竊見鉅鹿太守會稽... 謝夷吾出自中州厥土塗泥而英姿挺特奇偉... 秀出才兼四科行包九德仁足濟時知周萬物... 加以少膺儒雅韜含六籍推考星度綜校圖錄... 探賸聖祕觀變歷徵占天知地與神合契據其... 道德以經王務昔為陪隸與臣從事奮忠毅之

第伍倫薦謝夷吾疏 班固

臣聞堯登稷契政隆太平舜用臯陶治致雍熙
殷周雖有高宗昌發之君猶賴傳說呂望之策
故能克崇其業允協大中竊見鉅鹿太守會稽
謝夷吾出自中州厥土塗泥而英姿挺特奇偉
秀出才兼四科行包九德仁足濟時知周萬物
加以少膺儒雅韜含六籍推考星度綜校圖錄
探賸聖祕觀變歷徵占天知地與神合契據其
道德以經王務昔為陪隸與臣從事奮忠毅之

行大十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三

操躬史魚之節董臣嚴剛勗臣懦弱得以免戾
實賴厥勳及其應選作宰惠敷百里降福彌異
流化若神爰牧荊州威行邦國奉法作政有周
召之風居儉履約紹公儀之操尋功簡能爲外
臺之表聽聲察實爲九伯之冠遷守鉅鹿政合
時雍德量績謀有伊呂管晏之任闡弘道奧同
史蘇京房之倫雖密勿在公而身出心隱不徇
名以求譽不馳騫以要寵志存遜遁演志箕山
方之古賢實有倫序採之於今超焉絕俗誠社
稷之元龜大漢之棟薨宜當拔擢使登鼎司上
令三辰順軌於歷象下使五品咸訓于嘉時必
致休徵克昌之慶非徒循法奉職而已臣以頑
駑器非其疇尸祿負乘夕惕若厲願乞骸骨更
授夷吾上以光七曜之明下以厭率土之望庶
令微臣塞咎免悔

周曆已移仁不代母秦直其位呂政殘虐然以
 諸侯十三并兼天下極情縱欲養育宗親三十
 七年兵無所不加制作政令施於後王蓋得聖
 人之威河神授圖據狼狐蹈參伐佐政駢除距
 之穰始皇始皇既沒胡亥極愚酈山未畢復作
 阿房以遂前策云凡所為貴有天下者肆意極
 欲大臣至欲罷先帝所為誅斯去疾任用趙高
 痛哉言乎人頭畜鳴不威不伐惡不篤不虛亡

辯過秦論

班固

周曆已移仁不代母秦直其位呂政殘虐然以
 諸侯十三并兼天下極情縱欲養育宗親三十
 七年兵無所不加制作政令施於後王蓋得聖
 人之威河神授圖據狼狐蹈參伐佐政駢除距
 之穰始皇始皇既沒胡亥極愚酈山未畢復作
 阿房以遂前策云凡所為貴有天下者肆意極
 欲大臣至欲罷先帝所為誅斯去疾任用趙高
 痛哉言乎人頭畜鳴不威不伐惡不篤不虛亡

古文世
 卷之三十一
 三十四
 百六

距之不得留殘虐以促期雖居形便之國猶不
得存子嬰度次得嗣冠王冠佩華綬車黃屋從
百司謁七廟小人乘非位莫不悅忽失守偷安
日日獨能長念却慮父子作權近取於戶牖之
間竟誅猾臣爲君討賊高死之後賓婚未得盡
相勞餐未及下咽酒未及濡唇楚兵已屠關中
真人翱翔霸上素車嬰組奉其符璽以歸帝者
鄭伯茅旌鸞刀嚴王退舍河決不可復壅魚爛
不可復全賈誼司馬遷曰向使嬰有庸主才懂

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
未當絕也秦之積衰天下土崩瓦解雖有周旦
之才無所復陳其巧而以責一旦之孤悞哉俗
傳秦始皇起罪惡胡亥極得其理矣復責小子
云秦地可全所謂不通時變者也紀季以鄆春
秋不名吾讀秦紀至於子嬰車裂趙高未嘗不
健其決憐其志嬰死生之義備矣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導之
 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老氏稱上德不德是
 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
 多有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
 濁之原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姦軌愈起其
 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
 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媮快乎言
 道德者溺於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

酷吏傳序并論

班固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導之
 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老氏稱上德不德是
 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
 多有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
 濁之原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姦軌愈起其
 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
 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媮快乎言
 道德者溺於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

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為圜斲凋而為樸號為網漏吞舟之魚而吏治蒸蒸不至於姦黎民艾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刻轢宗室侵辱功臣呂氏已敗遂夷侯封之家孝景時鼂錯以刻深頗用術輔其資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錯卒被戮其後有郅都審成之倫

自郅都以下皆以酷烈為聲然都抗直引是非爭大體張湯以知阿邑人主與俱上下時辯當否國家賴其便趙禹據法守正杜周從諛以少言為重張湯死後網密事叢滯以耗廢九卿奉職救過不給何暇論繩墨之外乎自是以至哀平酷吏衆多然莫足數此其知名見紀者也其廉者足以為儀表其汙者方略教道一切禁姦亦質有文武焉雖酷稱其位矣湯周子孫貴盛故別傳

古文 卷之三十一
[Faded text columns,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貨殖傳序

班固

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于卑隸
抱關擊柝者其爵祿奉養宮室車服棺槨祭祀
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賤不得踰貴
夫然故上下序而民志定於是辯其土地川澤
丘陵衍沃原隰之宜教民種樹畜養五穀六畜
及至魚鼈鳥獸藿蒲材幹器械之資所以養生
送終之具靡不皆育育之以時而用之有節中
木未落斧斤不入於山林豺獾未祭罝網不布

古文 卷之三十一

於槿澤鷹隼未擊矰弋不施於後隧旣順時而
取物然猶山不糶藥澤不伐天鰈魚麋卵咸有
常禁所以順時宣氣蕃阜庶物穡足功用如此
之備也然後四民因其土宜各任智力夙興夜
寐以治其業相與通功易事交利而俱贍非有
徵發期會而遠近咸足故易曰后以財成輔相
天地之官以左右民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
下利莫大乎聖人此之謂也管子云古之四民
不得雜處士相與言仁誼於閒宴工相與議技
巧於官府商相與語財利於市井農相與謀稼
穡於田槿朝夕從事不見異物而遷焉故其父
兄之教不肅而成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各安其
居而樂其業甘其食而美其服雖見竒麗紛華
非其所習辟猶戎翟之與于越不相入矣是以
欲寡而事節財足而不爭於是在民上者道之
以德齊之以禮故民有耻而且敬貴誼而賤吏
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不嚴而治之大略也
及周室衰禮法墮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節藻

稅八价舞於庭雍徹於堂其流至乎士庶人莫不離制而棄本稼穡之民少商旅之民多穀不足而貨有餘陵夷至乎桓文之後禮誼大壞上下相冒國異政家殊俗嗜欲不制僭差亡極於是商通難得之貨工作亡用之器士設反道之行以追時好而取世資偽民背實而要名姦夫犯害而求利篡弒取國者為王公圍奪成家者為雄桀禮誼不足以拘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富者木土被文錦犬馬餘肉粟而貧者裋褐不完嗇菽飲水其為編戶齊民同列而以財力相君雖為僕虜猶亡慍色故夫飾變詐為姦軌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道循理者不免於饑寒之患其教自上興繇法度之無限也故列其行事以傳世變云

古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于庶
 人各有等差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孔
 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百官有司奉法承
 令以脩所職失職有誅侵官有罰夫然故上下
 相順而庶事理焉周室既微禮樂征伐自諸侯
 出桓文之後大夫世權陪臣執命陵夷至於戰
 國合從連衡力政爭彊繇是列國公子魏有信
 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
 勢以游俠之術

游俠傳序

班固

古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于庶
 人各有等差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孔
 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百官有司奉法承
 令以脩所職失職有誅侵官有罰夫然故上下
 相順而庶事理焉周室既微禮樂征伐自諸侯
 出桓文之後大夫世權陪臣執命陵夷至於戰
 國合從連衡力政爭彊繇是列國公子魏有信
 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
 勢以游俠之術

執競爲游俠雞鳴狗盜無不賓禮而趙相虞卿
棄國捐君以周窮交魏齊之厄信陵無忌竊符
矯命戮將專師以赴平原之急皆以取重諸侯
顯名天下搯擊而游談者以四豪爲稱首於是
背公死黨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及至漢
興禁網疏闊未之匡改也是故代相陳豨從車
千乘而吳濞淮南皆招賓客以千數外戚大臣
魏其武安之屬競逐於京師布衣游俠劇孟郭
解之徒馳騫於閭閻權行州域力折公侯衆庶
榮其名迹凱而慕之雖其陷於刑辟自與殺身
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也故曾子曰上失
其道民散久矣非明王在上視之以好惡齊之
以禮法民曷繇知禁而反正乎古之正法五霸
三王之罪人也而六國五霸之罪人也夫四豪
者又六國之罪人也况於郭解之倫以匹夫之
細竊殺生之權其罪已不容於誅矣觀其温良
泛愛振窮周急謙退不伐亦皆有絕異之姿惜
乎不入於道德苟放縱於末流殺身亡宗非不

幸也自魏其武安淮南之後天子切齒衛霍改節然郡國豪傑處處各有京師親戚冠蓋相望亦古今常道莫足言者唯成帝時外家王氏賓客爲盛而樓護爲帥及王莽時諸公之間陳遵爲雄閭里之俠原涉爲魁

律歷志

班固

虞書曰乃同律度量衡所以齊遠近立民信也自伏羲畫八卦由數起至黃帝堯舜而大備三代稽古法度量焉周衰官失孔子陳後王之法曰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舉逸民四方之政行矣漢興北平侯張蒼首律歷事孝武帝時樂官考正至元始中王莽秉政欲耀名譽徵天下通知鐘律者百餘人使羲和劉歆等典領條奏言之最詳故刪其僞辭取正義著于篇一曰備數

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參五以變錯綜其數稽之於古今效之於氣物和之於心耳考之於經傳咸得其實靡不協同數者一十百千萬也所以算數事物順性命之理也書曰先其算命本起於黃鍾之數始於一而三之三三積之歷十二辰之數十有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五數備矣其算法用竹徑一分長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爲一握徑象乾律黃鍾之一而長象坤呂林鐘之長其數以易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九成陽六爻得周流六虛之象也夫推歷生律制器規圓矩方權重衡平準繩嘉量探賾索隱鈎深致遠莫不用焉度長短者不失毫釐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權輕重者不失黍粟紀於一協於十長於百大於千衍於萬其法在算術宣于天下小學是則職在太史羲和掌之聲者宮商角徵羽也所以作樂者諧八音蕩滌人之邪意全其正性移風易俗也八音土曰埴匏曰笙皮曰鼓竹曰管絲曰弦

石曰磬金曰鐘木曰祝五聲和八音諧而樂成
商之爲言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角觸也物觸
地而出戴芒角也宮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唱始
施生爲四聲綱也徵祉也物盛大而緜祉也羽
宇也物聚臧宇覆之也夫聲者中於宮觸於角
祉於徵章於商宇於羽故四聲爲宮紀也協之
五行則角爲木五常爲仁五事爲貌商爲金爲
義爲言徵爲火爲禮爲視羽爲水爲智爲聽宮
爲土爲信爲思以君臣民事物言之則宮爲君
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唱和有象故言
君臣位事之體也五聲之本生於黃鐘之律九
寸爲宮或損或益以定商角徵羽九六相生陰
陽之應也律十有二陽六爲律陰六爲呂律以
統氣類物一曰黃鐘二曰太簇三曰姑洗四曰
蕤賓五曰夷則六曰亡射呂以旅陽宣氣一曰
林鐘二曰南呂三曰應鍾四曰大呂五曰夾鐘
六曰中呂有三統之義焉其傳曰黃帝之所作
也黃帝使冷綸自大夏之西昆侖之陰取竹之

解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鐘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比黃鐘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爲律本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天地之風氣正十二律定黃鐘黃者中之色君之服也鐘者種也天之中數五五爲聲聲上宮五聲莫大焉地之中數六六爲律律有形有色色上黃五色莫盛焉故陽氣施種於黃泉孳萌萬物爲六氣元也以黃色名元氣律者著宮聲也宮以九唱六變動不居周流六虛始於子在十一月大呂呂旅也言陰大呂助黃鐘宣氣而牙物也位於丑在十二月太族族奏也言陽氣大奏地而達物也位於寅在正月夾鍾言陰夾助太族宣四方之氣而出種物也位於卯在二月姑洗洗絜也言陽氣洗物辜絜之也位於辰在三月中呂言微陰始起未成著於其中旅助姑洗宣氣齊物也位於巳在四月蕤賓蕤繼也賓導也言陽始導陰氣使繼養物也位於午在五月林鐘林君

也言陰氣受任助蕤賓君主種物使長大赫盛也位於未在六月夷則則法也言陽氣正法度而使陰氣夷當傷之物也位於申在七月南呂南任也言陰氣旅助夷則任成萬物也位於酉在八月亡射射厭也言陽氣究物而使陰氣畢剥落之終而復始亡厭已也位於戌在九月應鍾言陰氣應亡射該減萬物而雜陽闕種也位於亥在十月三統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紀也十一月乾之初九陽氣伏於地下始著爲一萬物萌動鍾於太陰故黃鍾爲天統律長九寸九者所以究極中和爲萬物元也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六月坤之初六陰氣受任於太陽繼養化柔萬物生長赫之於未令種剛疆大故林鐘爲地統律長六寸六者所以含陽之施赫之於六合之內令剛柔有體也立地之道曰柔與剛乾知大始坤作成物正月乾之九三萬物棟通族出於寅人奉而成之仁以養之義以行之令事物各得其理寅木也爲仁其聲商也爲義故

太族爲人統律長八寸象八卦宓戲氏之所以
順天地通神明類萬物之情也立人之道曰仁
與義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后以裁成天地之道
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此三律之謂矣是爲
三統其於三正也黃鐘子爲天正林鐘未之衝
丑爲地正太族寅爲人正三正始是以地正
適其始紐於陽東北丑位易曰東北喪朋迺終
有慶答應之道也及黃鐘爲宮則太族姑洗林
鐘皆以正聲應無有忽微不復與它律爲

役者同心一統之義也非黃鐘而它律雖當其
月自宮者則其和應之律有空積忽微不得其
正此黃鐘至尊亡與並也易曰參天兩地而倚
數天之數始於一終於二十有五其義紀之以
三故置一得三又二十五分之六凡二十五置
終天之數得八十一以天地五位之合終於十
者乘之爲八百一十分應歷一統千五百三十
九歲之章數黃鐘之實也繇此之義起十二律
之圍徑地之數始於二終於三十其義紀之以

一

雜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兩故置一得二凡三十置終地之數得六十以
地中數六乘之為三百六十分當期之日林鐘
之實人者繼天順地序氣成物統八卦調八風
理八政正八節諧八音舞八佾監八方被八荒
以終天地之功故八八六十四其義極天地之
變以天地五位之合終於十者乘之為六百四
十分以應六十四卦太族之實也書曰天功人
其代之天兼地人則天故以五位之合乘焉唯
天為大唯堯則之之象也地以中數乘者陰道
理內在中餽之象也三統相通故黃鐘林鐘太
族律長皆全寸而無餘分也天之中數五地之
中數六而二者為合六為虛五為聲周流於六
虛虛者爻律夫陰陽登降運行列為十二而律
呂和矣太極元氣由三為一極中也元始也行
於十二辰始動於子參之於丑得三又參之於
寅得九又參之於卯得二十七又參之於辰得
八十一又參之於巳得二百四十三又參之於
午得七百二十九又參之於未得二千一百八

十七又參之於申得六千五百六十一又參之於酉得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又參之於戌得五萬九千四十九又參之於亥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此陰陽合德氣鐘於子化生萬物者也故孳萌於子紐牙於丑引達於寅冒茹於卯振美於辰巳盛於巳罍布於午昧夢於未申堅於申留孰於酉畢入於戌該闕於亥出甲於甲奮軋於乙明炳於丙大盛於丁豐赫於戊理紀於巳歛更於庚悉新於辛懷任於壬陳揆於癸故陰陽之施化萬物之終始既類旅於律呂又經歷於日辰而變化之情可見矣玉衡杓建天之綱也日月初躔星之紀也綱紀之交以原始造設合樂用焉律呂唱和以育生成化歌奏用焉指顧取象然後陰陽萬物靡不條鬯該成故以成之數忖該之積

至于今曠世歷年多於春秋其與匈奴有脩文而和親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服而臣畜之矣詘伸異變強弱相反是故其詳可得而言也昔和親之論發於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約結和親賂遺單于冀以救安邊境孝惠高后時遵而不違匈奴寇盜不爲衰止而單于反以加驕倨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厚其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陳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顧問馮唐與論將帥喟然歎息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也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復欲守舊文頗增其約以爲義動君子利動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義說也獨可說以厚利結之於天耳故與之厚利以沒其意與盟於天以堅其約質其愛子以累其心匈奴雖欲展轉奈失重利何奈欺上天何

奈殺愛子何夫賦歛行賂不足以當三軍之費
城郭之固無以異於貞士之約而使邊城守境
之民父兄緩帶稚子咽哺胡馬不窺於長城而
羽檄不行於中國不亦便於天下乎察仲舒之
論考諸行事迺知其未合於當時而有關於後
世也當孝武時雖征伐克獲而士馬物故亦略
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造陽之
北九百餘里匈奴人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
留漢使以相報復其桀驁尚如斯安肯以愛子
而爲質乎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不置質空約
和親是襲孝文旣徃之悔而長匈奴無已之詐
也夫邊城不選守境武略之臣脩障隧備塞之
具厲長戟勁弩之械恃吾所以待邊寇而務賦
歛於民遠行貨賂割剝百姓以奉寇讎信甘言
守空約而幾胡馬之不窺不已過乎至孝宣之
世承武帝奮擊之威直匈奴百年之運因其壞
亂幾亡之阨權時施宜覆以威德然後單于稽
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稱藩賓於漢庭是時邊

城晏閉牛馬布野二世無犬吠之警黎庶亡干
戈之役後六十餘載之間遭王莽篡位始開邊
隙單于由是歸怨自絕莽遂斬其侍子邊境之
禍構矣故呼韓邪始朝于漢漢議其儀而蕭望
之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無常時至時去
宜待以客禮讓而不臣如其後嗣遂逃竄伏使
於中國不爲叛臣及孝元時議罷守塞之備侯
應以爲不可可謂盛不忘衰安必思危遠見識
微之明矣至單于咸棄其愛子昧利不顧侵掠
所獲歲鉅萬計而和親賂遺不過千金安在其
不棄質而失重利也仲舒之言漏於是矣夫規
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固而媮恃一時之事者未
可以經遠也若乃征伐之功秦漢行事嚴尤論
之當矣故先王度土中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
物土貢制外內或脩刑政或昭文德遠近之執
異也是以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貪
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
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

野逐草隨畜射獵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絕外內也是故聖王禽獸畜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內疎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絕使曲在彼蓋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

西域傳論

班固

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迺表河曲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慕南無王庭遭值文景玄默養民五世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彊盛故能睹犀布璆瑁則建珠崖七郡感蒟醬竹杖則開牂牁越嶲聞天馬蒲陶則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後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宮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於

黃門鉅象師子猛犬大雀之羣食於外園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於是廣開上林穿昆明池營千門萬戶之宮立神明通天之臺興造甲乙之帳落以隋珠和璧天子負黼宸襲翠被馮玉几而處其中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巴俞都盧海中碣極漫衍魚龍角抵之戲以觀視之及賂遺贈送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於用度不足廼權酒酤筦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算至車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財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盜並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繡杖斧斷斬於郡國然後勝之是以末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且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葱嶺身熱頭痛縣度之阨淮南杜欽楊雄之論皆以爲此天地所以界別區域絕外內也書曰西戎卽序禹旣就而序之非上威服致其貢物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衆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絕

道里又遠得之不為益棄之不為損盛德在我
無取於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
內屬唯其小邑鄯善車師界迫匈奴尚為所拘
而其大國莎車于闐之屬數遣使置質于漢願
請屬都護聖上遠覽古今因時之宜羈縻不絕
辭而未許雖大禹之治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
宗之卻走馬義兼之矣亦何以尚茲

循吏傳論

班固

漢興之初反秦之敝與民休息凡事簡易禁罔
疏闊而相國蕭曹以寬厚清靜為天下帥民作
畫一之歌孝惠垂拱高后女主不出房闥而天
下晏然民務稼穡衣食滋殖至于文景遂移風
易俗是時循吏如河南守吳公蜀守文翁之屬
皆謹身帥先居以廉平不至於嚴而民從化孝
武之世外攘四夷內改法度民不彫敝姦軌不
禁時少能以化治稱者唯江都相董仲舒內史

公孫弘兒寬居官可紀三人皆儒者通於世務
明習文法以經術潤飾吏事天子器之仲舒數
謝病去弘寬至三公孝昭幼冲霍光秉政承奢
侈師旅之後海內虛耗光因循守職無所改作
至於始元元鳳之間匈奴鄉化百姓益富舉賢
良文學問民所疾苦於是罷酒權而議鹽鐵矣
及至孝宣絲及陋而登至尊與于閭閻知民事
之艱難自霍光薨後始躬萬機厲精爲治五日
一聽事自丞相已下各奉職而進及拜刺史守
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繇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
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常稱曰庶民
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嘆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
理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爲太守
吏民之本也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
可欺罔迺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
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
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爲
盛稱中興焉若趙廣漢韓延壽尹翁歸嚴延年

張敞之屬皆稱其位然任刑罰或抵罪誅王成
 黃霸朱邑龔遂鄭弘召信臣等所居民富所去
 見思生有榮號死見奉祀此廩廩庶幾德讓君
 子之遺風矣

典引

班固

臣固言永平十七年臣與賈逵傅毅杜矩展郤
 郗萌等召詣雲龍門小黃門趙宣持秦始皇帝
 本紀問臣等曰太史遷下贊語中寧有非耶臣
 對此贊賈誼過秦篇云向使子嬰有庸主之才
 僅得中佐秦之社稷未宜絕也此言非是即召
 臣入問本闡此論非邪將見問意開寤耶臣具
 對素聞知狀詔因曰司馬遷著書成一家言揚
 名後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譏貶損當

世非誼士也司馬相如洵行無節但有浮華之詞不周於用至於疾病而遺忠主上求取其書竟得頌述功德言封禪事忠臣效也至是賢遷遠矣臣固常伏刻誦聖論昭明好惡不遺微細緣事斷誼動有規矩雖仲尼之因史見意亦無以加臣固被學最舊受恩浸深誠思畢力竭情昊天罔極臣固頓首頓首伏惟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揚雄美新典而亡實然皆游揚後世垂爲舊成臣固才朽不及前人蓋詠雲門者難爲音觀隋和者難爲珍不勝區區竊作典引一篇雖不足雍容明盛萬分之一猶啓發憤懣覺悟童蒙光揚大漢軼聲前代然後退人溝壑死而不朽臣固愚戇頓首頓首曰

太極之元兩儀始分烟烟煜煜有沉而奧有浮而清沈浮交錯庶類混成肇命民主五德初起同于草昧玄混之中踰繩越契寂寥而亡詔者系不得而綴也厥有氏號紹天闡繹莫不開元於太昊皇初之首上哉夏乎其書猶得而脩也

亞斯之代通變神化函光而未曜若夫上稽乾則降承龍翼而炳諸典謨以冠德卓絕者莫崇乎陶唐陶唐舍胤而禪有虞有虞亦命夏后稷契熙載越成湯武股肱既周天迺歸功元首將授漢劉俾其承三季之荒末值亢龍之災孽懸象闡而恒文乖彝倫敦而舊章缺故先命玄聖使綴學立制宏亮洪業表相祖宗贊揚迪喆備哉燦爛真神明之式也雖臯夔衡旦密勿之輔比茲褊矣是以高光二聖宸居其域時至氣動乃龍見淵躍拊翼而未舉則威靈紛紜海內雲蒸雷動電燦胡縊莽分尚不洩其誅然後欽若上下恭揖羣后正位度宗有于德不台淵穆之讓靡號師矢敦奮揚之容益以膺當天之正統受克讓之歸運蒼炎上之烈精蘊孔佐之弘陳云爾洋洋乎若德帝者之上儀誥誓所不及已鋪觀二代洪纖之度其贖可探也並開迹於一簣同受侯甸之服奕世勤民以方伯統牧乘其命賜彤弧黃鉞之威用討韋顧黎崇之不恪至

于參伍華夏京遷鎬毫遂自北面虎螭其師革
滅天邑是故誼士華而不敦武稱未盡護有慙
德不其然與亦猶於穆猗邺翁純皦繹以崇嚴
祖考殷薦宗配帝發祥流慶對越天地者烏奕
乎千載豈不克自神明哉誕略有常審言行於
篇籍光藻朗而不渝耳矧夫赫赫聖漢巍巍唐
基泝測其源乃先孕虞育夏甄殷陶周然後宣
二祖之重光襲四宗之緝熙神靈日照光被六
幽仁風翔乎海表威靈行乎鬼區慝亡回而不
泯微胡瑣而不頤故夫顯定三才昭登之績匪
堯不興鋪聞遺策在下之訓匪漢不弘厥道至
於經緯乾坤出入三光外運渾元內霑毫芒性
類循理品物咸亨其已久矣盛哉皇家帝世德
臣列辟功君百王榮鏡宇宙尊亡與亢乃始虔
輦勞謙兢兢業業貶成抑定不敢論制作至於
遷正黜色賓監之事渙揚寓內而禮官儒林純
用篤誨之士不傳祖宗之髣髴雖云優慎無乃
蕙與於是三事岳牧之寮僉爾而進曰陛下仰

監唐典中述祖則俯蹈宗軌躬奉天經惇睦辯
章之化洽巡靖黎蒸懷保鰥寡之惠浹燔瘞懸
沈肅祗羣神之禮備是以來儀集羽族於觀魏
肉角馴毛宗於外囿擾緇文皓質於郊升黃輝
采鱗於沼甘露宵零於豐草三足軒翥於茂樹
若乃嘉穀靈草奇獸神禽應圖合謀窮祥極瑞
者朝夕垆牧日月邦畿卓犖乎方州洋溢乎要
荒昔姬有素雉赤烏玄秬黃蓂之事耳君臣動
色左右相趨濟濟翼翼峨峨如也蓋用昭明寅
畏承聿懷之福亦以寵靈文武貽燕後昆覆以
懿鑠豈其爲身而有專辭也若然受之亦宜勤
恣旅力以充厥道啓恭館之金滕御東序之秘
寶以流其占夫圖書亮章天哲也孔繇先命聖
孚也體行德大正性也逢吉丁辰景命也順命
以創制因定以和神答三靈之蕃祉展放唐之
明文茲事體大而允寤寐次於聖心瞻前顧後
豈蔑清廟憚勅天命乎伊考自遂古乃降戾爰
茲作者七十有四人有不俾而假素罔光度而

遺章今其如台而獨闕也是時聖上固已垂精游神苞舉藝文屢訪羣儒諭咨故老與之斟酌道德之淵源有覈仁義之林藪以望元符之臻焉旣感羣后之讜辭又悉五繇之碩慮矣將緝萬嗣揚洪輝奮景炎扇遺風播芳烈久而愈新用而不竭汪汪乎丕天之大律其疇能亘之哉唐哉皇哉皇哉唐哉

刑法志

班固

夫人宵天地之類懷五常之性聰明精粹有生之最靈者也爪牙不足以供嗜欲趨走不足以避利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役物以爲養任智而不恃力此其所以爲貴也故不仁愛則不能羣不能羣則不勝物不勝物則養不足羣而不足爭心將作上聖卓然先行敬讓博愛之德者衆心說而從之從之成羣是爲君矣歸而往之是爲王矣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爲天下王

聖人取類以正名而謂君為父母明仁愛德讓
王道之本也愛待敬而不敗德須威而久立故
制禮以崇敬作刑以明威也聖人既躬明慙之
性必通天地之心制禮作教立法設刑動緣民
情而則天象地故曰先王立禮則天之明因地
之性也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曜殺戮也溫慈
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也書云天秩有禮天
討有罪故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討而作
五刑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
次用鑽鑿薄刑用鞭朴大者陳諸原野小者致
之市朝其所繇來者上矣自黃帝有涿鹿之戰
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陳以定水害唐虞之
際至治之極猶流共工放驩兜竄三苗殛鯀然
後天下服夏有甘扈之誓殷周以兵定天下矣
天下既定戢藏干戈教以文德而猶立司馬之
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周道衰法度
墮至齊桓公任用管仲而國富民安於是乃作
內政而寓軍令焉齊桓既没晉文接之亦先定

其民作被廬之法總帥諸侯迭爲盟主然其禮已頗僭差又隨時苟合以求欲速之功故不能充王制二伯之後浸以陵夷至魯成公作丘甲哀公用田賦搜狩治兵大閱之事皆失其正春秋書而譏之以存王道於是師旅亟動百姓罷敝無伏節死難之誼春秋之後滅弱吞小並爲戰國稍增講武之禮以爲戲樂用相夸視而秦更名角抵先王之禮沒於淫樂中矣雄桀之士因執輔時作爲權詐以相傾覆吳有孫武齊有孫臏魏有吳起秦有商鞅皆禽敵立勝垂著篇籍當此之時合從連衡轉相攻伐代爲雌雄齊愍以技擊疆魏惠以武卒奮秦昭以銳士勝世方爭於功利而馳說者以孫吳爲宗時唯孫卿明於王道而非之曰彼孫吳者上執利而貴變詐施於暴亂昏嫚之國君臣有間上下離心政謀不良故可變而詐也夫仁人在上爲下所印猶子弟之衛父兄若手足之扞頭目何可當也鄰國望我歡若親戚芬若椒蘭顧視其上猶焚

灼仇讎人情豈肯爲其所惡而攻其所好哉故以桀攻桀猶有巧拙以桀詐堯若卵投石夫何幸之有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言以仁義綏民者無敵於天下也孫卿之論刑也曰世俗之爲說者以爲治古者無肉刑有象刑墨黥之屬非履赭衣而不純是不然矣以爲治古則人莫觸罪邪豈獨無肉刑哉亦不待象刑矣以爲人或觸罪矣而直輕其刑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輕民無所畏亂莫大焉凡制刑之本將以禁暴惡且懲其末也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是惠暴而寬惡也故象刑非生於治古方起於亂今也凡爵列官職賞慶刑罰皆以類相從者也一物失稱亂之端也德不稱位能不稱官賞不當功刑不當罪不祥莫大焉夫征暴誅悖治之威也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犯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也書云刑罰世重

世輕此之謂也所謂象刑惟明者言象天道而
作刑安有菲履赭衣者哉孫卿之言旣然又因
俗說而論之曰禹承堯舜之後自以德衰而制
肉刑湯武順而行之者以俗薄於唐虞故也今
漢承衰周暴秦極敝之流俗已薄於三代而行
堯舜之刑是猶以鞶而御駢突違時之宜矣且
除肉刑者本欲以全民也今去髡鉗一等轉而
入於大辟以死罔民失本惠矣故死者歲以萬
數刑重之所致也至乎穿窬之盜忿怒傷人男

女淫佚吏爲姦滅若此之惡髡鉗之罰又不足
以懲也故刑者歲十萬數民旣不畏又曾不耻
刑輕之所生也故俗之能吏公以殺盜爲威專
殺者勝任奉法者不治亂名傷制不可勝條是
以罔密而姦不塞刑蕃而民愈嫚必世而未仁
百年而不勝殘誠以禮樂闕而刑不正也豈宜
惟思所以清原正本之論刪定律令纂二百章
以應大辟其餘罪次於古當生今觸死者皆可
募行肉刑及傷人與盜吏受賕枉法男女淫亂

皆復古刑為三千章詆欺文致微細之法悉蠲除如此則刑可畏而禁易避吏不專殺法無二門輕重當罪民命得全合刑罰之中殷天人之和順稽古之制成時雍之化成康刑錯雖未可致孝文斷獄庶幾可及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書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言為政而宜於民者功成事立則受天祿而永年命所謂一人有慶萬民賴之者也

禮樂志

班固

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治身者斯須忘禮則暴慢入之矣為國者一朝失禮則荒亂及之矣人由天地陰陽之氣有喜怒哀樂之情天稟其性而不能節也聖人能為之節而不能絕也故象天地而制禮樂所以通神明立人倫正情性節萬事也人性有男女之情妬忌之別為制婚姻之禮有交接長幼之序為制鄉飲之禮有哀死思遠之情為制喪祭之禮有尊尊

禮記卷之二十一 禮記卷之二十一

敬上之心爲制朝覲之禮哀有哭踊之節樂有歌舞之容正人足以副其誠邪人足以防其失故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僻之罪多鄉飲之禮廢則長幼之序亂而爭鬪之獄蕃喪祭之禮廢則骨肉之恩薄而背死忘先者衆朝聘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而侵陵之漸起故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政刑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樂以治內而爲同禮以修外而爲異同則和親異則畏敬和親則無怨畏敬則不爭揖讓而天下治者禮樂之謂也二者並行合爲一體畏敬之意難見則著之于享獻辭受登降跪拜和親之說難形則發之於詩歌詠言鍾石莞絃蓋嘉其敬意而不及其財賄美其歡心而不流其聲音故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此禮樂之本也故曰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

述作之謂也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述高紀

班固

皇矣漢祖纂堯之緒實天生德聰明神武秦人
不綱網漏于楚爰茲發迹斷蛇奮旅神母告符
朱旗乃舉粵蹈秦郊嬰來稽首革命創制三章
是紀應天順民五星同晷項氏畔換黜我巴漢
西土宅心戰士憤怨乘釁而運席卷三秦割據
河山保此懷民股肱蕭曹社稷是經爪牙信布
腹心良平恭行天罰赫赫明明

述成紀

孝成皇皇臨朝有光威儀之盛如珪如璋閭闔
恣趙朝政在王炎炎燎火光允不陽

述韓英彭盧吳傳

信惟餓隸布實黥徒越亦狗盜芮尹江湖雲起
龍驤化爲侯王割有齊楚跨制淮梁縮自同關
鎮我北疆德薄位尊非祚惟殃吳克忠信胤嗣
乃長

公孫弘傳贊

班固

贊曰公孫弘卜式倪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
雀遠迹羊豕之間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是
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乂安府庫充實而四夷
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
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羣士慕響異人
並出卜式拔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
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
已漢之得人於茲爲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

倪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
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
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臯應對則嚴助朱
買臣歷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
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帥則衛青霍去
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
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修洪
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
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
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邴吉
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召
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
皆有功迹見述於後世參其名臣亦其次也

百六十一
六十四

司馬遷贊

班固

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至孔氏
 纂之上繼唐虞下訖秦繆唐虞以前雖有遺文
 其語不經故言黃帝顓頊之事未可明也及孔
 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
 以為之傳又纂異同為國語又有世本錄黃帝
 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
 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兼諸侯有戰國策漢興代
 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

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于大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摭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疎略或有抵牾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頗繆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執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楊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仰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嗚呼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知自全旣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夫唯大雅旣明且哲能保其身難矣哉

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
 鄯善于寘即時向化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烏
 孫康居復願歸附欲共并力破滅龜茲平通漢
 道若得龜茲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臣伏
 自惟念卒伍小吏實願從谷吉效命絕域庶幾
 張蹇棄身曠野昔魏絳列國大夫尚能和輯諸
 戎况臣奉大漢之威而無鈇刀一割之用乎前
 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為斷匈奴右臂今

請平定西域疏

班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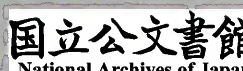
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
 鄯善于寘即時向化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烏
 孫康居復願歸附欲共并力破滅龜茲平通漢
 道若得龜茲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臣伏
 自惟念卒伍小吏實願從谷吉效命絕域庶幾
 張蹇棄身曠野昔魏絳列國大夫尚能和輯諸
 戎况臣奉大漢之威而無鈇刀一割之用乎前
 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為斷匈奴右臂今

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貢奉不絕唯焉耆龜茲獨未服從臣前與官屬三十六人奉使絕域備遭艱危自孤守䟽勒於今五載胡夷情數臣頗識之間其城郭小大皆言倚漢與依天等以是效之則葱嶺可通葱嶺通則龜茲可伐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為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臣見莎車䟽勒田地肥廣草牧饒衍不比敦煌鄯善間也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溫宿二王特為龜茲所置既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執必有降反若二國來降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事誠有萬分死復何恨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冀未便僵仆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薦勳祖廟布大喜於天下

請歸兄超書

曹大家

妾同產兄西域都護定遠侯超幸得以微功特蒙重賞爵列通侯位二千石天恩殊絕誠非小臣所當被蒙超之始出志捐軀命冀立微功以自陳效會陳睦之變道路隔絕超以一身轉側絕域曉譬諸國因其兵衆每有攻戰輒為先登身被金夷不避死亡賴蒙陛下神靈且得延命沙漠至今積三十年骨肉生離不復相識所與相隨時人士衆皆已物故超年最長今且七十



衰老疲病頭髮無黑兩手不仁耳目不聰明扶杖乃能行雖欲竭盡其力以報塞天恩迫於歲暮犬馬齒索蠻夷之性悖逆侮老而超旦暮入地久不見代恐開姦宄之源生逆亂之心而卿大夫咸懷一切莫肯遠慮如有卒暴超之氣力不能從心便為上損國家累世之功下棄忠臣竭力之用誠可痛也故超萬里歸誠自陳苦急延頸踰望三年於今未蒙省錄妾竊聞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亦有休息不任職也緣陛下以至孝理天下得萬國之懽心不遺小國之臣况超得備侯伯之位故敢觸死為超求哀旬超餘年一得生還復見闕庭使國永無勞遠之慮西域無倉卒之憂超得長蒙文王葬骨之恩子方衰老之惠詩云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超有書與妾生訣恐不復相見妾誠傷超以壯年竭忠於沙漠疲老則便捐死於曠野誠可哀憐如不蒙救護超後有一旦之變冀幸超家得蒙趙母衛姬先請之貸妾愚戇不

知大義觸犯忌諱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鍼縷賦

曹大家

鎔秋金之剛精形微妙而直端性通遠而漸進
博庶物而一貫惟鍼縷之列迹信廣博而無原
退透迤以補過似素絲之羔羊何斗筭之足算
咸勒石而升堂

古文世編 卷之三十一 十一

惟求初之有七兮余隨子兮東征時孟春之吉
 日兮撰良辰而將行乃舉趾而升輿兮夕予宿
 乎偃師遂去故而就新兮志愴恨而懷悲明發
 曙而不寐兮心遲遲而有違酌樽以弛念兮喟
 抑情而自非諒不登巢而琢蠹兮得不陳力而
 相道且從衆而就列兮聽天命之所歸遵通衢
 之大道兮求捷徑欲從誰乃遂往而徂逝兮聊
 遊目而遨覓歷七邑而觀覽兮遭鞏縣之多艱

東征賦

曹大家

惟求初之有七兮余隨子兮東征時孟春之吉
 日兮撰良辰而將行乃舉趾而升輿兮夕予宿
 乎偃師遂去故而就新兮志愴恨而懷悲明發
 曙而不寐兮心遲遲而有違酌樽以弛念兮喟
 抑情而自非諒不登巢而琢蠹兮得不陳力而
 相道且從衆而就列兮聽天命之所歸遵通衢
 之大道兮求捷徑欲從誰乃遂往而徂逝兮聊
 遊目而遨覓歷七邑而觀覽兮遭鞏縣之多艱

望河洛之交流兮看成臯之旋門既免脫於峻
險兮歷滎陽而過武卷食原武以息足宿陽武
之桑間涉封丘而踐路慕京師而竊歎小人性
之懷土兮自書傳而有焉遂進道而少前兮得
平丘之北邊入匡郭而追遠兮念夫子之厄勤
彼衰亂之無道兮乃因畏乎聖人悵容與而久
駐兮忘日夕而將昏到長垣之境界察農野之
居民睹蒲城之丘墟兮生荆棘之榛榛惕覺情
而顧問兮想子路之威神衛人嘉其勇義兮訖
于今而稱云蘧氏在城之東南兮民亦尚其丘
墳唯令德爲不朽兮身旣歿而名存惟經典之
所美兮貴道德與仁賢吳札稱多君子兮其言
信而有徵後衰微而遭患兮遂陵遲而不興知
性命之在天由力行而近仁勉仰高而蹈景盡
忠恕而與人好正直而不回兮精誠通於明神
庶靈祇之鑒照兮祐貞良而輔信亂曰君子之
思必成文兮蓋各言志慕古人兮先君行止則
有作兮雖其不敏敢不法兮貴賤貧富不可求

今正身履道以俟時兮修短之運愚智同兮靖
恭委命唯吉凶兮敬慎無怠思謙約兮清靜少
欲師公綽兮

大雀賦

曹大家

大家同產兄西域都護定遠侯班超獻大雀詔
令大家作賦曰嘉大雀之所集生崑崙之靈丘
同小名而大異乃鳳皇之匹儔懷有德而歸義
故翔萬里而來遊集帝庭而止息樂和氣而優
游上下協而相親聽雅頌之雍雍自東西與南
北咸思服而來同

高其價直嚴以期會鄯善車師皆懷憤怨思樂事漢其路無從前所以時有叛者皆由牧養失宜還爲其害故也今曹宗徒耻於前負欲報雪匈奴而不尋出兵故事未度當時之宜也夫嬰功荒外萬無一成若兵連禍結悔無及已况今府藏未充師無後繼是示弱於遠夷暴短於海內臣愚以爲不可許也舊敦煌郡有營兵三百人今宜復之復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於敦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長史將五百人屯樓蘭

西當焉耆龜茲徑路南疆鄯善于寘心膽北扞匈奴東近敦煌如此誠便尚書問勇曰今立副校尉何以爲便又置長史屯樓蘭利害云何勇對曰昔永平之末始通西域初遣中郎將居敦煌後置副校尉於車師旣爲胡虜節度又禁漢人不得有所侵擾故外夷歸心匈奴畏威今鄯善王尤還漢人外孫若匈奴得志則尤還必死此等雖同鳥獸亦知避害若出屯樓蘭足以招附其心愚以爲便長樂衛尉鐔顯廷尉綦毋參

司隸校尉崔據難曰朝廷前所以棄西域者以其無益於中國而費難供也今車師已屬匈奴鄯善不可保信一旦反覆班將能保北虜不爲邊害乎勇對曰今中國置州牧者以禁郡縣姦猾盜賊也若州牧能保盜賊不起者臣亦願以要斬保匈奴之不爲邊害也今通西域則虜執必弱虜執必弱則爲患微矣孰與歸其府藏續其斷臂哉今置校尉以扞撫西域設長史以招懷諸國若棄而不立則西域望絕望絕之後屈就北虜緣邊之郡將受困害恐河西城門必復有晝閉之儆矣今不廓開朝廷之德而拘屯戍之費若北虜遂熾豈安邊久長之策哉太尉屬毛軫難曰今若置校尉則西域駱驛遣使求索無厭與之則費難供不與則失其心一旦爲匈奴所迫當復求救則爲役大矣勇對曰今設以西域歸匈奴而使其恩德大漢不爲鈔盜則可矣如其不然則因西域租入之饒兵馬之衆以擾動緣邊是爲富仇讎之財增暴夷之執也置

校尉者宣威布德以繫諸國內向之心以疑匈奴覬覦之情而無財費耗國之慮也且西域之人無他求索其來入者不過稟食而已今若拒絕執必北屬夷虜并力以寇并涼則中國之費不止千億置之誠便

古文世編卷之三十二

報馮衍書

田邑

舞賦

傅毅

附誚青衣賦

張安超

請滌煩苛疏

陳寵

諫遠屯絕域疏

楊終

舉賢良方正詔

章帝

河內詔

壬戌下太常講議五經詔

詔三公

却封外家詔

青髯奴辭

天子冠頌

戒竇憲書

達旨

報皇甫規書

日食上封事

上書長樂宮

座右銘

河隄謁者箴

草書體

諫擊匈奴疏

教鄧弟子詔

論竇氏封事

効力篇

逢遇篇

勸崇文學疏

明德馬后

黃香

崔駰

趙壹

丁鴻

馬廖

崔瑗

魯恭

鄧皇后

何敞

王充

樊準

平樂都賦

李尤

函谷關賦

論王聖姦賂疏

楊震

論貴忠篇

王符

實貢篇

愛日篇

夢列篇

交際

述赦

駁改察舉書

胡廣

理亂篇

仲長統

樂志論

法誠篇

古婚錄

樂志錄

聖廟錄

聖廟錄

竹溪錄

竹溪錄

古文世編卷之三十二

龍城玄之陳原道

西吳去聞潘士達編 長水獻之劉廷元校

南海後學區慶雲

報馮衍書

田邑

僕雖駑怯亦欲爲人者也豈苟貪生而畏死哉
曲戟在頸不易其心誠僕志也間者老母諸弟
見執於軍而邑安然不顧者豈非重其節乎若
使人居天地壽如金石要長生而避死地可也

今百齡之期未有能至老壯之間相去幾何誠使故朝尚在忠義可立雖老親受戮妻兒橫分邑之願也間者上黨黠賊大眾圍城義兵兩輩入據井陘邑親潰敵圍拒擊宗正自試智勇非不能嘗試知故朝爲兵所害新帝司徒已定三輔隴西北地從風響應其事昭昭日月經天河海帶地不足以比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下存亡誠云命也邑雖沒身能如命何夫人道之本有恩有義義有所宜恩有所施君臣大義母子

至恩今故主已亡義其誰爲老母拘執恩所當留而厲以貪權誘以策馬抑其利心必其不顧何其愚乎邑年三十歷位卿士性少嗜慾情厭事爲况今位尊身危財多命殆鄙人知之何疑君子君長敬通揭節垂組自相署立蓋仲由使門人爲臣孔子譏其欺天君長據位兩州加以一郡而河東畔國兵不入燕上黨見圍不窺大谷宗正臨境莫之能援兵威屈辱國權日損三王背畔赤眉害主未見兼行倍道之赴若墨翟

累繭救宋申包胥重脰存楚衛女馳歸唁兄之
志主亡一歲莫知定所虛冀妄言苟肆鄙塞未
能事生安能事死未知為臣焉知為主豈厭為
臣子思為君父乎欲搖泰山而蕩北海事敗身
危要思邑言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舞賦

傅毅

楚襄王既游雲夢使宋玉賦高唐之事將置酒
宴飲謂宋玉曰寡人欲觴羣臣何以娛之玉曰
臣聞歌以詠言舞以盡意是以論其詩不如聽
其聲聽其聲不如察其形激楚結風陽阿之舞
材人之窮觀天下之至妙噫可以進乎王曰其
如鄭何玉曰小大殊用鄭雅異宜弛張之度聖
哲所施是以樂記千戚之容雅美蹲蹲之舞禮
設三爵之制頌有醉歸之歌夫咸池六英所以

陳清廟協神人也鄭衛之樂所以娛密坐接歡
欣也餘日怡蕩非以風民也其何害哉王曰試
為寡人賦之玉曰唯唯夫何皎皎之閑夜兮明
月列以施光朱火曄其延起兮燿華屋而燿洞
房黼帳祛而結組兮鋪首炳以焜煌陳茵席而
設坐兮溢金罍而列玉觴騰觚爵之斟酌兮漫
既醉其樂康嚴顏和而怡懌兮幽情形而外揚
文人不能懷其藻兮武毅不能隱其剛簡惰跳
蹈般紛拏兮淵塞沈蕩改恒常兮於是鄭女出

進二八徐侍姣服極麗姁媮致態貌嫵妙以妖
蠱兮紅顏曄其揚華眉連娟以增繞兮目流睇
而橫波珠翠的皪而炤燿兮華袿飛鬢而雜織
羅顧形影自整裝順微風揮若芳動朱脣紆清
陽抗音高歌為樂之方歌曰攄予意以弘觀兮
繹精靈之所束弛緊急之絃張兮慢末事之委
曲舒恢矣之廣度兮濶細體之苛縟嘉關雎之
不淫兮哀蟋蟀之局促啟泰真之否隔兮超遺
物而度俗揚激徵騁清角贊舞操奏均曲形態

古文世錄 卷之三十一 四
三十三
和神意協從容得志不劫於是躡節鼓陳舒意
自廣游心無垠遠思長想其始興也若俯若仰
若來若往雍容惆悵不可為象其少進也若翔
若行若竦若傾兀動赴度指顧應聲羅衣從風
長袖交橫駱驛飛散颯沓合弁鷓鴣燕居拉搯
鵠驚綽約閑靡機迅體輕姿絕倫之妙態懷慤
素之潔清脩儀操以顯志兮獨馳思乎杳冥在
山峨峨在水湯湯與志遷化容不虛生明詩表
指噴息激昂氣若浮雲志如秋霜觀者增歎諸

工莫當於是合場遍進案次而俟埒材角妙夸
容乃理軼態橫出現姿譎起眇般鼓則騰清眸
吐哇咬則發皓齒摘齊行列經營切儼彷彿神
動迴翔竦峙擊不致筴蹈不頓趾翼爾悠往聞
復輟已及至回身還入迫於急節浮騰累跪跣
蹋摩跌紆形赴遠灌似摧折纖縠蛾飛紛姦若
絕超趨鳥集縱弛殛歿螭蛇姍媚雲轉飄忽體
如游龍袖如素蜺黎收而拜曲度究畢遷延微
笑退復次列觀者稱麗莫不怡悅於是歡洽宴

古文世編 卷之三十二 五 二百九

夜命遣諸客擾攘就駕僕夫正策車騎並狎龍
從逼迫良駿逸足捨捍凌越龍驤橫舉揚鏢飛
沫馬材不同各相傾奪或有踰埃赴轍霆駭電
滅躡地遠羣闇跳獨絕或有踧足鬱怒盤桓不
發後往先至遂為逐末或有矜容愛儀洋洋習
習遲速承意控御緩急車音若雷驚驟相及絡
繹而歸雲散城邑天王燕胥樂而不泆娛神遺
老永年之術優哉游哉聊以永日

附誚青衣賦

張安超

彼何人斯悅此豔姿麗辭美譽雅詞斐斐文則
可嘉志鄙意微鳳兮鳳兮何德之衰高岡可華
何必棘茨醴泉可飲何必沔泥隋珠彈雀堂谿
刈葵鴛雛啄鼠何異于鴟歷觀古今禍福之階
多由孽妾淫妻書戒牝雞詩稱哲婦三代之季
皆由此起晉獲驪戎斃壤恭子有夏取仍覆宗
絕祀叔晒納申聽聲狼似穆子私庚豎牛餒已
黃歇之敗從李園始魯受齊樂仲尼遊矣文公

古文世編 卷之三十二 五 二百九

懷安姜誚其鄙周漸將衰康王晏起畢公喟然
深思古道感彼關雎德不雙侶但願周公妃以
窈窕防微消漸諷諭君父孔氏大之列冠篇首
晏嬰潔志不顧景女及雋不疑奉霍不受見尊
不迷况此麗豎三族無紀綢繆不序蟹行索妃
旁行求偶婚無媒理宗廟無主門戶不名依其
在所生女爲妾生男爲虜歲時酌祀詣其先祖
或於馬廐廚間竈下東向長跪接神觴酒悉請
諸靈僻邪無主多乞少出銅丸鐵柱績繒累億
皆來集聚姁婉歡心各有先後臧獲之類蓋不
足數古之贅壻尚猶塵垢况明智者欲作奴父
勤節君子無當自逸宜如防水守之以一秦穆
思魯故獲終吉

請條煩苛疏

陳寵

臣聞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
僭不濫故唐堯著典青災肆赦周公作戒勿誤
庶獄伯夷之典惟敬五刑以成三德由此言之
聖賢之政以刑罰為首往者斷獄嚴明所以威
懲姦慝既平必宜濟之以寬陛下卽位率由此
義數詔羣僚弘崇晏晏而有司執事未悉奉承
典刑用法猶尚深刻斷獄者急於榜格酷烈之
痛執憲者煩於詆欺放濫之文或因公行私逞

縱威福夫爲政猶張琴瑟大絃急者小絃絕故
子貢非臧孫之猛法而美鄭僑之仁政詩云不
剛不柔布政優優方今聖德充塞假于上下宜
隆先王之道蕩滌煩苛之法輕薄筮楚以濟群
生全廣至德以奉天心

諫遠屯絕域疏

楊終

臣聞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百王常典不易
之道也秦政酷烈違悟天心一人有罪延及三
族高祖平亂約法三章太宗至仁除去收孥萬
姓廓然蒙被更生澤及昆蟲功垂萬世陛下聖
明德被四表今以比年久旱災疫未息躬自菲
薄廣訪失德三代之隆無以加焉臣竊按春秋
水旱之變皆應暴急惠不下流自永平以來仍
連大獄有司窮考轉相牽引掠拷寃濫家屬徙

古文世紀 卷之三十一 九 三百五

邊加以北征匈奴西開三十六國頻年服役轉
輸煩費又遠屯伊吾樓蘭車師戊巳民懷土思
怨結邊域傳曰安土重居謂之衆庶昔殷人近
遷洛邑且猶怨望何況去中土之肥饒寄不毛
之荒極乎且南方暑濕障毒互生愁困之民足
以感動天地移變陰陽矣陛下留念省察以濟
元元

河內詔

漢章帝

車駕行秋稼觀收穫因涉郡界皆精騎輕行無
它輜重不得輒脩橋道遠離城郭遣吏逢迎刺
探起居出入前後以為煩擾動務省約但患不
能脫粟瓢飲耳所過欲令貧弱有利無違詔書

古文世紀 卷之三十一 九 三百五

推誠果斷於平直與於不食言亦亦無欺於
 辭賦出人所對必為以對博雅之士
 守節重不背拜命辭意
 車駕行郊縣外縣因也
 所內臨

舉賢良方正詔

漢章帝

朕以無德奉承大業夙夜慄慄不敢荒寧而災
 異仍見與政相應朕既不明涉道日寡又選舉
 乖實俗吏傷人官職耗亂刑罰不中可不憂與
 昔仲弓季氏之家臣子游武城之小宰孔子猶
 誨以賢才問以得人明政無大小以得人為本
 夫鄉舉里選必累功勞今刺史守相不明真偽
 茂才孝廉歲以百數既非能顯而當授之政事
 甚無謂也每尋前世舉人貢士或起畎畝不繫

闕閱敷奏以言則文章可采明試以功則政有
異迹文質彬彬朕甚嘉之其令太傅三公中二
千石二千石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
諫之士各一人

下太常講議五經詔

漢章帝

蓋三代導人教學為本漢承暴秦褒顯儒術建
立五經為置博士其後學者精進雖曰承師亦
別名家孝宣皇帝以為去聖久遠學不厭博故
遂立大小夏侯尚書後又立京氏易至建武中
復置顏氏嚴氏春秋大小戴禮博士此皆所以
扶進微學尊廣道藝也中元元年詔書五經章
句煩多議欲減省至永平元年長水校尉儵奏
言先帝大業當以時施行欲使諸儒共正經義

古文世續 卷之三十一 十二
三十五
頗令學者得以自助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又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於戲其勉之哉於是下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即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

詔三公

漢章帝

方春生養萬物孚甲宜助萌陽以育時物其令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驗及吏人條書相告不得聽受冀以息事寧人敬奉天氣立秋如故夫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揆之人事則悅耳論之陰陽則傷化朕甚饜之甚苦之安靜之吏愴悞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吏人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它異斯亦殆近之矣間勅二千石各尚寬明而今富姦行賂於下貪

吏枉法於上使有罪不論而無過被刑甚大逆也夫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以輕為德以重為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冠蓋接道而吏不加理人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

却封外家詔

馬太后

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其時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又田蚡竇嬰寵貴橫恣傾覆之禍為世所傳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諸子之封裁令半楚淮陽諸國常謂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奈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吾為天下母而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但著帛布無香薰之飾者欲身率下也以為外親見之當傷心自勅但笑

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倉頭衣綠構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絕歲用而已冀以默愧其心而猶懈怠無憂國忘家之慮知臣莫若君况親屬乎吾豈可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

責髯奴辭

黃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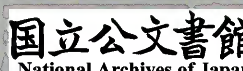
我觀人鬚長而復黑冉弱而調離離若緣坡之竹鬱鬱若春田之苗因風披靡隨風飄颻爾乃附以豐頤表以蛾眉發以素顏呈以妍姿約之以紺綫潤之以芳脂莘莘翼翼靡靡綏綏振之發嚶黝若玄畦之垂於是搖鬚奮髭則論說唐虞鼓髻動鬣則研覈否臧內育瓌形外闡宮商相如以之閒都顯孫以之堂堂豈若子髯既亂且赭枯槁禿瘁劬勞辛苦汗垢流離污穢泥土

儻囁穰穰與塵為侶無素顏可依無豐頤可怙
動則困於惣滅靜則窘於囚虜薄命為髭正著
子頤為身不能庇其四體為智不能飾其形骸
癩鬚瘦面常如死灰曾不如犬羊之毛尾狐狸
之毫釐為子鬚不亦難乎

天子冠頌

黃香

惟永元之盛代聖皇德之茂純躬烝烝之至孝
崇敬順以奉天以三載之孟春建寅月之上旬
皇帝將加玄冕簡甲子之元辰厥日王於太皞
厥時叶於百神皇輿幸夫金根駕玄蚪之連卷
建螭龍以為旂鳴節路之和鑾既臻廟而成禮
乃廻軫而反宮正朝服以享宴撞太簇之庭鐘
祚蕃屏與鼎輔暨夷裔之君王咸進酌于金罍
獻萬年之玉觴



誠竇憲書

崔駰

駰聞交淺而言深者愚也在賤而望貴者惑也
 不信而納忠者謗也三者皆所不宜而或蹈之
 者思効其區區憤盈而不能已也竊見足下體
 淳淑之姿躬高明之量意美志厲有上賢之風
 駰幸得克下館列後陳是以竭其拳拳敢進一
 言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生富貴而能
 不驕傲者未之有也今寵祿初隆百僚觀行當
 堯舜之盛世處光華之顯時豈可不庶幾夙夜

以永衆譽弘申伯之美致周邵之事乎語曰不
患無位患所以立昔馮野王以外戚居位稱爲
賢臣近陰衛尉克已復禮終受多福剡氏之宗
非不尊也陽侯之族非不盛也重侯累將建天
樞執斗柄其所以獲譏於時垂愆於後者何也
蓋在滿而不挹位有餘而仁不足也漢興以來
迄於哀平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書曰
鑒於有殷可不慎哉竇氏之興肇自孝文二君
以淳淑守道成名先日安豐以佐命著德顯自
中興內以忠誠自固外以法度自守卒享祚國
垂祉於今夫謙德之光周易所美滿溢之位道
家所戒故君子福大而愈懼爵隆而益恭遠察
近覽俯仰有則銘諸几杖刻諸盤杆矜矜業業
無殆無荒此則百福是荷慶流無窮矣

凡于時太上運天德以君世憲王僚而布官臨
雍泮以恢儒疏軒冕以崇賢率惇德以厲忠孝
揚茂化以砥仁義選利器於良材求鎮鄒於明
智不以此時攀台階闕紫闥據高軒望朱闕夫
欲千里而咫尺未發蒙竊惑焉故英人乘斯時
也猶逸禽之赴深林蝨蚋之趣大澤胡為嘿嘿
而久沈滯也答曰有是言乎子苟欲勉我以世
路不知其跌而失吾之度也古者陰陽始分天
地初制皇綱云緒帝紀乃設傳序歷數三代興

滅昔大庭尚矣赫胥罔識淳樸散離人物錯乖
高辛攸降厥趣各違道無常稽與時張弛失仁
為非得義為是君子通變各審所履故士或掩
目而淵潛或盥耳而山棲或草耕而僅飽或木
茹而長饑或重聘而不來或屢黜而不去或冒
詢以干進或望色而斯舉或以役夫發夢於王
公或以漁父見北於元龜若夫紛纒塞路凶虐
播流人有昏墊之危主有疇咨之憂條垂藟蔓
上下相求於是乎賢人授手援世之灾跋涉赴

俗急斯時也昔堯含感而臯陶謨高祖歎而子房慮禍不散而曹絳奮結不解而陳平權及其策合道從克亂弭衝乃將鏤玄珪冊顯功銘昆吾之治勒景襄之鍾與其有事則褰裳濡足冠挂不顧人溺不拯則非仁也當其無事則躡纓整襟規矩其步德讓不修則非忠也是以險則救俗平則守禮舉以公心不私其體今聖上之育斯人也樸以皇質雕以唐文六合怡怡比屋爲仁壹天下之衆異齊品類之萬殊參差同量

坏冶一陶羣生得理庶績其凝家家有以樂和人人有以自優威械藏而俎豆布六典陳而九刑厝濟茲兆庶出於平易之路雖有力牧之略尚父之厲伊臯不論奚事范蔡夫廣厦成而茂木暢遠求存而良馬繫陰事終而水宿藏場功畢而大火入方斯之際處士山積學者川流衣裳被宇冠蓋雲浮譬猶衡陽之林岱陰之麓伐尋抱不爲之稀莪拱把不爲之數悠悠罔極亦各有得彼採其華我收其實舍之則藏已所學

也故進動以道則不辭執珪而秉柱國復靜以
理則甘糟糠而安藜藿夫君子非不欲仕也恥
夸毗以求舉非不欲室也惡登牆而樓處叫呼
衒鬻縣旌自表非隨和之寶也暴智耀世因以
干祿非仲尼之道也游不倫黨苟以徇已汗血
競時利合而友子笑我之沈滯吾亦病子屑屑
而不已也先人有則而我弗虧行有枉徑而我
弗隨臧否在予唯世所議固將因天質之自然
誦上哲之高訓詠太平之清風行天下之至順
懼吾躬之穢德勤百畝之不耘繫余馬以安行
俟性命之所存

報皇甫規書

趙壹

君學成師範縉紳歸慕仰高希驥歷年滋多旋
轅兼道渴於言侍沐浴晨興昧旦守門實望仁
兄昭其懸遲以貴下賤握髮垂接高可敷翫墳
典起發聖意下則抗論當世消弭時災豈悟君
子自生怠倦失恂恂善誘之德同亡國驕惰之
志蓋見機而作不俟終日是以夙退自引畏使
君勞昔人或歷說而不遇或思士而無從皆歸
之於天不尤於物今壹自譴而已豈敢有猜仁

君忽一匹夫於德何損而遠辱手筆追路相尋
誠足愧也壹之區區曷云量已其嗟可去謝也
可食誠則頑薄實識其趣但關節痰動膝炙壤
潰請俟他日乃奉其情輒誦來貺永以自慰

日食上封事

丁鴻

臣聞日者陽精守實不虧君之象也月者陰精
盈毀有常臣之表也故日食者臣乘君陰陵陽
月滿不虧下驕盈也昔周室衰季皇甫之屬專
權於外黨類強盛侵奪主執則日月薄食故詩
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春
秋日食二十六弑君三十二變不空生各以類
應夫威柄不以放下利器不以假人覽觀往古
近察漢興傾危之禍靡不由之是以三桓專魯

田氏擅齊六卿分晉諸呂握權統嗣幾移哀平之末廟不血食故雖有周公之親而無其德不得行其執也今大將軍雖欲勅身自約不敢僭差然而天下遠近皆惶怖承旨刺史二千石初除謁辭求通待報雖奉符璽受臺勅不敢便去久者至數十日背王室向私門此乃上威損下權盛也人道悖於下效驗見於天雖有隱謀神照其情垂象見戒以告人君間者月滿先節過望不虧此臣驕溢背君專功獨行也陛下未深

覺悟故天重見戒誠宜畏懼以防其禍詩云敬天之怒不敢戲豫若勅政責則杜漸防萌則凶妖銷滅害除福湊矣夫壞岸破巖之水源自涓涓于雲蔽日之木起於葱青禁微則易救末者難人莫不忽於微細以致其大恩不忍誨義不忍割去事之後未然之明鏡也臣愚以為左官外附之臣依託權門傾覆諂諛以求容媚者宜行一切之誅間者大將軍再出威振州郡莫不賦歛吏人遣使貢獻大將軍雖不受而物不還

吏部署之吏無所畏憚縱行非法不伏罪辜故
海內貪滑競為姦吏小民吁嗟怨氣滿腹臣聞
天不可以不剛不剛則三光不明王不可以不
彊不彊則宰牧縱橫宜因大變改政匡失以塞
天意

上書長樂宮

馬廖

臣案前世詔令以百姓不足起於世尚奢靡故
元帝罷服官成帝御浣衣哀帝去樂府然而奢
費不息至於衰亂者百姓從行不從言也夫改
政移風必有其本傳曰吳王好劔客百姓多創
瘢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長安語曰城中好
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天下皆半額城
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前
下制度未幾後稍不行雖或吏不奉法良由慢

起京師今陛下躬服厚繒斥去華飾素簡所安
發自聖性此誠上合天心下順民望浩大之福
莫尚於此陛下既已得之自然猶宜加以勉勗
法太宗之隆德戒成哀之不終易曰不恒其德
或承之羞誠令斯事一竟則四海誦德聲薰天
地神明可通金石可勒而況於行仁心乎況於
行令乎願置章坐側以當瞽人夜誦之音

座右銘

崔瑗

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慎勿念受施慎
勿忘世譽不足慕唯仁爲紀綱隱心而後動謗
議庸何傷無使名過實守愚聖所減在涅貴不
淄曖曖內含光柔弱生之徒老氏誠剛彊行行
鄙夫志悠悠故難量慎言節飲食知足勝不祥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

夫夫志於道者，其心必有所歸。而其所歸者，必在天下之公。故君子之於道也，不問其言之貴賤，不問其言之遠近，惟其言之當於道而已。此所謂無所入之也。然則君子之於道也，其心必有所歸，而其心之所歸者，必在天下之公。此所謂無所入之也。

河隄謁者箴

崔瑗

伊昔鴻泉浩浩滔天有夏作空爰奠山川導河
 積石鑿于龍門疏為砥柱率彼河澣大陸既礙
 播于北野濟漯咸順沂泗從流江淮湯湯而冀
 宅乃州澹菑濺濺東歸于海九野孔安四隩不
 殆爰及周衰夏績陵遲導非其導堙非其堙八
 野填淤水高民居溢溢滂汨屢決金隄瓠子潺
 湲宣房作歌使臣司水敢告執河

草書體之興始自頡皇寫彼鳥跡以定文章爰暨
 末葉典籍彌繁人之多僻政之多權官事荒蕪
 勦其翰墨惟作佐隸舊字是刪草書之法蓋先
 簡略應時諭旨周於卒迫兼功并用愛日省力
 純儉之變豈必古式觀其法象俯仰有儀方不
 中矩圓不副規抑左揚右望之若欹竦企鳥跂
 志在飛移狡獸暴駭將奔未馳或黜點染狀似
 連珠絕而不離蓄怒拂鬱放逸生奇或凌遽而

草書體

崔瑗

書體之興始自頡皇寫彼鳥跡以定文章爰暨
 末葉典籍彌繁人之多僻政之多權官事荒蕪
 勦其翰墨惟作佐隸舊字是刪草書之法蓋先
 簡略應時諭旨周於卒迫兼功并用愛日省力
 純儉之變豈必古式觀其法象俯仰有儀方不
 中矩圓不副規抑左揚右望之若欹竦企鳥跂
 志在飛移狡獸暴駭將奔未馳或黜點染狀似
 連珠絕而不離蓄怒拂鬱放逸生奇或凌遽而

惴慄若據槁而臨危傍點邪附似螳螂而拘枝
絕筆放體餘縋糾結若山蜂施毒看隙緣巖騰
蛇赴穴頭沒尾垂是故遠而望之灌焉若沮岍
察之卽一畫不可移纖微要妙臨事從宜略舉
大較彷彿若斯

諫擊匈奴疏

魯恭

陛下親勞聖思日昃不食憂在軍役誠欲以安
定北垂爲人除患定萬世之計也臣伏獨思之
未見其便社稷之計萬人之命在於一舉數年
以來秋稼不熟人食不足倉庫空虛國無蓄積
會新遭大憂人懷恐懼陛下躬大聖之德履至
孝之行盡諒陰三年聽於冢宰百姓闕然三時
不聞警蹕之音莫不懷思皇皇若有求而不得
今乃以盛春之月興發軍役擾動天下以事戎

狄誠非所以垂恩中國改元正時由內及外也
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
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則天氣爲之舛錯况於人
乎故愛人者必有天報昔太王重人命而去邠
故獲上天之祐夫戎狄者四方之異氣也蹲夷
踞肆與鳥獸無別若雜居中國則錯亂天氣汗
辱善人是以聖王之制羈縻不絕而已今邊境
無事宜當脩仁行義尚於無爲令家給人足安
業樂產夫人道又於下則陰陽和於上祥風時

雨覆被遠方夷狄重譯而至矣易曰有孚盈缶
終來有它吉言甘雨滿我之缶誠來有我而吉
已夫以德勝人者昌以力勝人者亡今匈奴爲
鮮卑所殺遠臧於史侯河西去塞數千里而欲
乘其虛耗利其微弱是非義之所出也前太僕
祭彤遠出塞外卒不見一胡而兵已困矣白山
之難不絕如縑都護陷沒士卒死者如積迄今
被其辜毒孤寡哀思之心未弭仁者念之以爲
累息奈何復欲襲其迹不顧患難乎今始徵發

而大司農調度不足使者在道分部督趣上下
相迫民間之急亦已甚矣三輔并涼少雨麥根
枯焦牛死日甚此其不合天心之效也羣僚百
姓咸曰不可陛下獨奈何以一人之計棄萬人
之命不卹其言乎上觀天心中察人志足以知
事之得失臣恐中國不爲中國豈徒匈奴而已
哉惟陛下留聖恩休罷士卒以順天心

教鄧子第詔

漢鄧皇后

吾所以引納羣子置之學官者實以方今承百
王之敝時俗淺薄巧僞滋生五經衰缺不有化
導將遂陵遲故欲褒崇聖道以匡失俗傳不云
乎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今末世貴戚食
祿之家溫衣美飯乘堅驅良而面墻術學不識
臧否斯故禍敗所從來也永平中四姓小侯皆
令人學所以矯俗厲薄反之忠孝先公旣以武
功書之竹帛兼以文德教化子孫故能東脩不

觸羅網誠令兒曹上迹祖考休烈下念詔書本意則足矣其勉之哉

夫忠臣憂世犯主顏譏刺貴臣至以殺身滅家而猶為之者何邪君臣義重有不得已也臣伏見往事國之危亂家之將凶皆有所由較然易知昔鄭武姜之幸叔段衛莊公之寵州吁愛而不敬終至凶戾由是觀之愛子若此猶饑而食之以毒適所以害之也伏見大將軍竇憲始遭大憂公卿比奏欲令典幹國事憲躬執謙退固辭盛位懇懇勤勤言以深至天下聞之莫不悅

論竇氏封事

何敞

夫忠臣憂世犯主顏譏刺貴臣至以殺身滅家而猶為之者何邪君臣義重有不得已也臣伏見往事國之危亂家之將凶皆有所由較然易知昔鄭武姜之幸叔段衛莊公之寵州吁愛而不敬終至凶戾由是觀之愛子若此猶饑而食之以毒適所以害之也伏見大將軍竇憲始遭大憂公卿比奏欲令典幹國事憲躬執謙退固辭盛位懇懇勤勤言以深至天下聞之莫不悅

喜今踰年無幾大禮未終卒然中改兄弟專朝
憲秉三軍之重薦景總官衛之權而虐用百姓
奢侈僭倂誅戮無罪肆心自快今者論議洶洶
咸謂叔段州吁復生於漢臣觀公卿懷持兩端
不肯極言者以爲憲等若有匪懈之志則已受
吉甫褒申伯之功如憲等陷於罪辜則自取陳
平周勃順呂后之權終不以憲等吉凶爲憂也
臣敞區區誠欲計策兩安絕其縣縣塞其涓涓
上不欲令皇太后損文母之號陛下有誓泉之

譏下使憲等得長保其福祐然滅獲之謀上安
主父下存主母猶不免於嚴怨臣伏惟累祖蒙
恩至臣八世復以愚陋旬年之間歷顯位備機
近每念厚德忽然忘生雖知言必夷滅而冒死
自進者誠不忍目見其禍而懷默苟全駙馬都
尉環雖在弱冠有不隱之忠比請退身願抑家
權可與參謀聽順其意誠宗廟至計竇氏之福

其言也與然西昌
 思至野人世野以
 至父下不玉母何
 其言也與然西昌
 思至野人世野以
 至父下不玉母何

效力篇

王充

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力管仲有功
 桓公能舉之可謂壯疆矣吳不能用于胥楚不
 能用屈原二子力重兩主不能舉也舉物不勝
 委地而去可也時或恚怒斧斲破敗此則子胥
 屈原所取害也淵中之魚遍相吞食度口所能
 容然後嚙之口不能受哽咽不能下故夫商鞅
 三說孝公後說者用前二難用後一易行也觀
 管仲之明法察商鞅之耕戰固非弱劣之主所

能用也六國之時賢才之臣入楚楚重出齊齊
輕爲趙趙完畔魏魏傷韓用申不害行其三符
兵不侵境蓋十五年不能用之又不可察其書兵
挫軍破國并于秦殷周之世亂跡相屬亡禍比
肩豈其心不欲爲治乎力弱智劣不能納至言
也是故埶重一人之跡不能蹈也磻大一人之
掌不能推也賢臣有勁彊之優愚主有不堪之
劣以此相求禽魚相與遊也干將之刀人不推
頓菰瓠不能傷篠簳之箭機不能動發魯縞不

能穿非無干將篠簳之才也無推頓發動之王
菰瓠魯縞不穿傷焉望斬旗穿革之功乎故引
弓之力不能引強弩弩力五石引以三石筋絕
骨折不能舉也故力不任強引則有變惡折脊
之禍知不能用賢則有傷德毀名之敗論事者
不曰才大道重上不能用而曰不肖不能自達
自達者帶絕不抗自術者賈賤不讐案諸爲人
用之物須人用之功力乃立鑿所以入木者槌
叩之也鋪所以能擻地者跣蹈之也諸有鋒刃

之器所以能斷斬割削者手能把持之也力能推引之也韓信去楚入漢項羽不能安高祖能持之也能用其善能安其身則能量其力能別其功矣樊鄴有攻城野戰之功高祖行封先及蕭何則比蕭何於獵人同樊鄴於獵犬也夫蕭何安坐樊鄴馳走封不及馳走而先安坐者蕭何以知爲力而樊鄴以力爲功也蕭何所以能使樊鄴者以入秦收斂文書也衆將拾金何獨掇書坐知秦之形勢是以能圖其利害衆將馳走者何驅之也故叔孫通定儀而高祖以尊蕭何造律而漢室以寧案儀律之功重於野戰斬首之力不及尊主故夫墾草殖穀農夫之力也勇猛攻戰士卒之力也構架斲削工匠之力也治書定簿佐吏之力也論道議政賢儒之力也人生莫不有力所以爲力者或尊或卑孔子能舉北門之關不以力自章知夫筋骨之力不如仁義之力榮也

夫士貴不貴於人而貴於天... 故君子居則見而動則聞... 夫士之於世也... 猶水之於魚也... 魚之於水也... 猶士之於世也... 故君子居則見而動則聞... 夫士之於世也... 猶水之於魚也... 魚之於水也... 猶士之於世也...

逢遇篇

王充

操行有常賢仕宦無常遇賢不賢才也遇不遇時也才高行潔不可保以必尊貴能薄操濁不可保以必卑賤或高才潔行不遇退在下流薄能濁操遇在衆上世各自有以取士士亦各自得以進進在遇退在不遇處尊居顯未必賢遇也位卑在下未必愚不遇也故遇或抱洿行尊於桀之朝不遇或持潔節卑於堯之庭所以遇不遇非一也或時賢而輔惡或以大才從於小

古文世緒 卷之三十 逢遇篇 王充

才或俱大才道有清濁或無道德而以技合或
 無技能而以色幸伍員伯嚭俱事夫差伯嚭尊
 重伍員誅死此異操而同主也或操同而主異
 亦有遇不遇伊尹箕子是也伊尹箕子才俱也
 伊尹為相箕子為奴伊尹遇成湯箕子遇商紂
 也夫以賢事賢君君欲為治臣以賢才輔之趨
 舍遇合其遇固宜以賢事惡君君不欲為治臣
 以忠行佐之操志乖忤不遇固宜或以賢聖之
 臣遭欲為治之君而終有不遇孔子孟軻是也

孔子絕糧陳蔡孟軻困於齊梁非時君王不用
 善也才下知淺不能用大才也夫能御驥馱者
 必王良也能臣禹稷臯陶者必堯舜也御百里
 之手而以調千里之足必有摧衡折軛之患有
 接其臣之才而以御大臣之知必有閉心塞意
 之變故至言棄捐聖賢距逆非憎聖賢不甘至
 言也聖賢務高至言難行也夫以大才干小才
 小才不能受不遇固宜以大才之臣遇大才之
 主乃有遇不遇虞舜許由太公伯夷是也虞舜

許由俱聖人也並生唐世俱面於堯虞舜紹帝
統許由入山林太公伯夷俱賢也並出周國皆
見武王太公受封伯夷餓死夫賢聖道同志合
趨齊虞舜太公行耦許由伯夷操違者生非其
世出非其時也道雖同同中有異志雖合合中
有離何則道有精麤志有清濁也許由皇者之
輔也生於帝者之時伯夷帝者之佐也出於王
者之世並由道德俱發仁義主行道德不清不
留主爲仁義不高不止此其所以不遇也堯溷

舜濁武王誅殘太公討暴同濁皆麤舉措鈞齊
此其所以爲遇者也故舜王天下臯陶佐政北
人無擇深隱不見禹王天下伯益輔治伯成子
高委位而耕非臯陶才愈無擇伯益能出子高
也然而臯陶伯益進用無擇子高退隱進用行
耦退隱操違也退隱勢異身雖屈不願進人主
不須其言廢之意亦不恨是兩不相慕也商鞅
三說秦孝公前二說不聽後一說用者前二帝
王之論後一霸者之議也夫持帝王之論說霸

者之主雖精見距更調霸說雖麤見受何則精
遇孝公所不得麤遇孝公所欲行也故說者不
在善在所說者善之才不待賢在所事者賢之
馬圉之說無方而野人說之子貢之說有義野
人不聽吹籟工為善聲因越王不喜更為野聲
越王大說故為善於不欲得善之主雖善不見
愛為不善於欲得不善之主雖不善不見憎此
以曲伎合合則遇不合則不遇或無伎佞以姦
巧合上志亦有以遇者竊簪之臣雞鳴之客竊

簪之臣親於子反雞鳴之客幸於孟嘗子反好
偷臣孟嘗好偽客也以有補於人君人君賴之
其遇固宜或無補益為上所好藉孺鄧通是也
籍孺幸於孝惠鄧通愛于孝文無細簡之才微
薄之能偶以形佳骨嫺皮媚色稱夫好看人所
好也其遇固宜或以醜面惡色稱媚於上嫫母
無鹽是也嫫母進於黃帝無鹽納於齊王故賢
不肖可豫修知遇難先圖何則人主好惡無常
人臣所進無豫偶合為是適可為上進者未必

賢退者未必愚合幸得進不幸失之世俗之議
曰賢人可遇不遇亦自其咎也生不希世准主
觀鑒治內調能定說審詞際會能進有補贍主
何不遇之有今則不然作無益之能納無補之
說以夏進鑪以冬奏扇爲所不欲得之事獻所
不欲聞之語其不遇禍幸矣何福祐之有乎進
能有益納說有補人之所知也或以不補而得
祐或以有益而獲罪且夏時鑪以多濕冬時扇
以晏火世可希主不可准也說可轉能不可易

也世主好文已爲文則遇主好武已則不遇主
好辯有口則遇主不好辯已則不遇文主不好
武武主不好文辯主不好行行主不好辯文與
言尚可暴習行與能不可卒成學不宿習無以
明名名不素著無以遇主倉猝之業須臾之名
目力不足不預聞何以准主而納其說進身而
託其能哉昔周人有仕數不遇年老白首泣涕
於塗者人或問之何爲泣乎對曰吾仕數不遇
自傷年老失時是以泣也人曰仕奈何不一遇

也對曰吾年少之時學爲文文德成就始欲仕
宦人君好用老用老主亡後主又用武吾更爲
武武節始就武主又亡少主始立好用少年吾
年又老是以未嘗一遇仕宦有時不可求也夫
希世準主尚不可爲况節高志妙不爲利動性
定質成不爲主顧者乎且夫遇也能不預設說
不宿具邂逅逢喜遭觸上意故謂之遇如准推
主調說以取尊貴是名爲揣不名曰遇春種穀
生秋刈穀收求物得物作事事成不名爲遇不
求自至不作自成猶拾遺於塗撫棄於野若天
授地生鬼助神輔禽息之精陰慶鮑叔之魂默
舉若是者乃遇耳今俗人旣不定遇不遇之論
又就遇而譽之因不遇而毀之是據見效案成
事不能量操審才能也

勸崇文學疏

樊準

臣聞賈誼有言人君不可以不學故雖大舜聖
 德孳孳為善成王賢主崇明師傅及光武皇帝
 受命中興羣雄崩擾旌旗亂野東西誅戰不遑
 啓處然猶投戈講執息馬論道至孝明皇帝兼
 天地之資用日月之明庶政萬機無不簡心而
 垂情古典游意經藝每饗射禮畢正坐自講諸
 儒並聽四方欣欣雖闕里之化矍相之事誠不
 足言又多徵名儒以克禮官如沛國趙孝琅邪

承官等或安車結駟告歸鄉里或豐衣博帶從
見宗廟其餘以經術見優者布在廊廟故朝多
皤皤之良華首之老每燕會則論難行行共求
政化詳覽羣言響如振玉朝者進而思政罷者
退而備問小大隨化雍雍可嘉期門羽林介冑
之士悉通孝經博士議郎一人開門徒衆百數
化自聖躬流及蠻荒匈奴遣伊秩訾王大車且
渠來入就學八方肅清上下無事是以議者每
稱盛時咸言永平今學者蓋少遠方尤甚博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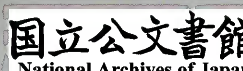
倚席不講儒者競論浮麗忘蹇蹇之忠習譏譏
之詞文史則去法律而學詆欺銳錐刀之鋒斷
刑辟之重德陋俗瀆以致苛刻昔孝文竇后性
好黃老而清靜之化流景武之間臣愚以爲宜
下明詔博求幽隱發揚巖穴寵進儒雅有如孝
官者徵詣公車以俟聖上講習之期公卿各舉
明經及舊儒子孫進其爵位使續其業復召郡
國書佐使讀律令如此則延頸者日有所見傾
耳者日有所聞伏願陛下推述先帝進業之道

平樂觀賦
李尤

平樂觀賦

李尤

乃設平樂之顯觀章秘瑋之奇珍習禁武以講
捷厭不羈之遐鄰徒觀平樂之制鬱崔嵬以離
婁赫巖巖其峯嶺紛電影以盤盱彌平原之博
敞處金商之維陬大厦累而鱗次承岩堯之翠
樓過洞房之轉闔歷金環之華鋪南切洛濱北
陵倉山龜池決濟果林榛榛天馬沛艾鬣尾布
分爾乃太和隆平萬國肅清殊方重譯絕域造
庭四表交會抱珍遠弁雜遝歸誼集于春正翫



屈奇之神恠顯逸才之捷武百僚于時各命所
主方曲旣設秘戲連敘逍遙俯仰節以鞞鼓戲
車高橦馳騁百馬連翩九仞離合上下或以馳
騁覆車顛倒烏獲扛鼎千鈞若羽吞刃吐火燕
躍烏跄陵高履索踊躍旋舞飛丸跳劍沸渭回
擾巴渝隈一踰肩相受有仙駕雀其形蚶蚪騎
驢馳射狐兔驚走侏儒巨人戲謔爲耦禽鹿六
駁白象朱首魚龍曼延峴岷山阜龜螭蟾蜍挈
琴鼓缶

函谷關賦

李尤

登彼函谷爰覽丘陵地險逶迤山岡相承深壑
累降脩嶺重升下杳冥而幽曖上穹崇而高興
帶以河洛重以峭阻經略封畿因固設險異服
則呵奇言必檢消姦宄於未芽殿邪僞於萌漸
及文仲之斯廢乃違仁而受貶聖王制典蓋以
防淫萬里順軌疆場不侵撫四夷而守境豈恃
阻於高岑彼桀紂以顛墜非山河而不深顧晉
平之愛險獲汝叔之忠箴鄙魏武之墜志嘉吳

起之弘心未代陵遲惡羸氏之叛渙乃因茲而
自增下凌上替山冢萃崩覽孟嘗之獲免賴博
愛而多寵惟七國之西征仰斯阻而震恐豈隩
險之難犯將羣帥之無勇咨漢祖之絕關又見
敗於勅項尹喜爰處觀妙研情李老西徂五千
遺聲張祿旣入穰侯乃傾營陵之出稟築由生
衛鞅及商喪宗摧名終軍棄繻擁節飛榮覩浮
僞於未俗思玄真乎大庭

論王聖姦賂疏

楊震

臣聞政以得賢爲本理以去穢爲務是以唐虞
俊乂在官四凶流放天下咸服以致雍熙方今
九德未事嬖倖充庭阿母王聖出自賤微得遭
千載奉養聖躬雖有推燥居溼之勤前後賞惠
過報勞苦而無厭之心不知紀極外交屬託擾
亂天下損辱清朝塵點日月書誡牝鷄牡鳴詩
刺哲婦喪國昔鄭嚴公從母氏之欲恣驕第之
情幾至危國然後加討春秋貶之以爲失教夫

女子小人近之喜遠之怨實爲難養易曰無攸
遂在中饋言婦人不得與於政事也宜速出阿
母令居外舍斷絕伯榮莫使往來令恩德兩隆
上下俱美惟陛下絕婉孌之私割不忍之心留
神萬機誠慎拜爵減省獻御損節徵發令野無
鶴鳴之歎朝無小明之悔大東不興於今勞止
不怨於下擬蹤往古比德哲王豈不休哉

儲王聖教訓

貴忠篇

王符

夫帝王之所尊敬者天也皇天之所愛育者人
也今人臣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愛焉可以不
安而利之養而濟之哉是以君子任職則思利
人達上則思進賢故居上而下不怨在前而後
不恨也書天工人其代之王者法天而建官故
明主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虛受竊人之財
猶謂之盜况偷天官以私已乎以罪犯人必加
誅罰况乃犯天得無咎乎夫五世之臣以道事

君澤及草木仁被率土是以福祚流行本支百世季世之臣以諂媚主不思順天專杖殺伐白起蒙恬秦以為功天以為賊息夫董賢主以為忠天以為盜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鮮不及矣是故德不稱其禍必酷能不稱其殃必大夫竊位之人天奪其鑒雖有明察之資仁義之志一旦富貴則背親捐舊喪其本心疎骨肉而親便辟薄知友而厚犬馬寧見朽貫千萬而不忍貸人一錢情知積粟腐倉而不忍貸人一

粒骨肉怨望於家細人謗讟於道前人以敗後爭襲之誠可傷也歷觀前政貴人之用心也與嬰兒子何以異哉嬰兒有常病貴人有常禍父母有常失人君有常過嬰兒常病傷於飽也貴人常禍傷於寵也哺乳多則生癩病富貴盛而致驕疾愛子而賊之驕臣而滅之者非一也極其罰者乃有仆死深牢銜刀都市豈非無功於天有害於人者乎夫鳥以山為埤而增巢其上魚以泉為淺而穿穴其中卒所以得者餌也貴戚

願其宅吉而制為令名欲其門堅而造作鐵樞
卒其所以敗者非苦禁忌少而門樞朽也常苦
崇財貨而行驕僭耳不上順天心下育人物而
欲任其私智竊弄君威反戾天地欺誣神明居
累卵之危而圖泰山之安為朝露之行而思傳
世之功豈不惑哉豈不惑哉

實貢篇

王符

國以賢興以諂衰君以忠安以佞危此古今之
常論而時所共知也然衰國危君繼踵不絕者
豈時無忠信正直之士哉誠苦其道不得行耳
夫十步之間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是
故亂殷有三仁小衛多君子今以大漢之廣土
士民之繁庶朝廷之清明上下之修正而官無
善吏位無良臣此豈時之無賢諒由取之乖實
夫志道者少與逐俗者多疇是以朋黨用私背

實趨華其貢士者不復依其質幹準其才行但
虛造聲譽妄生羽毛略計所舉歲且二百覽察
其狀則德侔顏冉詳厥厥能則鮮及中人皆總
務升官自相推達夫士者貴其用也不必求備故四
友雖美能不相兼三仁齊致事不一節高祖佐
命出自亡秦光武得士亦資暴莽况太平之時
而云無士乎夫明君之詔也若聲忠臣之和也
如響長短大小清濁疾徐必相應也且攻玉以
石洗金以鹽濯錦以魚浣布以灰夫物固有以

賤理貴以醜化好者矣智者棄短取長以致其
功今使貢士必覈以實其有小疵勿疆衣飾出
處默語各因其方則蕭曹周韓之倫何足不致
吳鄧梁竇之屬企踵可待孔子曰未之思也夫
何遠之有

同數之休
 其能樂賢之風金銀戶計亦于日未之然也
 然其能治谷因其大限蕭管固轉多命何且下
 女令對實士必覆以實其休亦孤以觀外始以
 須聖貴以贈介校者與皆齊樂試以厚以定也

愛日篇

王符

國之所以為國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為民者
 以有穀也穀之所以豐植者以民功也功之所
 以能建者以日力也化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
 閒暇而力有餘亂國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務
 而力不足舒長者非謂義和安行乃君明民靜
 而力有餘也促短者非謂分度損減乃上闇下
 亂力不足也孔子稱既庶則富之既富乃教之
 是故禮義生於富足盜竊起於貧窮富足生於

寬暇貧窮起於無日聖人深知力者民之本國之基也故務省徭役使之愛日是以堯勅羲和欽若昊天敬授民時明帝時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聞而恠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為政之意乎於是遂蠲其制今寃民仰希申訴而令長以神自畜百姓廢農桑而趨府廷者相續道路非朝餽不得通非意氣不得見連日累月更相瞻視或轉請隣里饋糧應對歲功旣虧天下豈無受其饑者乎孔子曰聽

訟吾猶人也從此言之中人以上足議曲直鄉亭部吏亦有任汰斷者而類多枉曲蓋有故焉夫理直則恃正而不撓事曲則諂意以行賅不撓故無恩於吏行賅故見私於法若事有反覆吏應坐之吏以應坐之故不得不枉之於廷以羸民之少黨而與豪吏對訟其勢得無屈乎縣承吏言故與之同若事有反覆縣亦應坐之縣以應坐之故而排之於郡以一民之輕而與一縣為訟其理豈得申乎事有反覆郡亦坐之郡

以共坐之故而排之於州以一民之輕與一郡
 為訟其事豈獲勝乎既不肯理故乃遠詣公府
 公府復不能察而當延以日月貧弱者無以曠
 旬彊富者可盈千日理訟若此何枉之能理乎
 正士懷怨結而不見信猾夷崇奸軌而不被坐
 此小民所以易侵苦而天下所以多困窮也

夢列論

王符

凡夢有直有象有精有想有人有感有時有反
 有病有性在昔武王邑姜方震太叔夢帝謂已
 命爾子虞而與之唐及生手掌曰虞因以為名
 成王滅唐遂以封之此謂直應之夢也詩云惟
 熊惟羆男子之祥惟虺惟蛇女子之祥衆惟魚
 矣實惟豐年旄惟旒矣室家蓁蓁此謂象之夢
 也孔子生於亂世日思周公之德夜即夢之此
 謂意精之夢也人有所思即夢其到有憂即夢

其事此謂記想之夢也。今事貴人夢之卽爲祥，賤人夢之卽爲妖。君子夢之卽爲榮，小人夢之卽爲辱。此謂人位之夢也。晉文公於城濮之戰，夢楚子伏已而盥其腦，是大惡也。及戰乃大勝。此謂極反之夢也。陰雨之夢使人厭，迷陽旱之夢使人亂，離大寒之夢使人怨，悲大風之夢使人飄飛。此謂感氣之夢也。春夢發生，夏夢高明，秋冬夢熟藏。此謂應時之夢也。陰病夢寒，陽病夢熱，內病夢亂，外病夢發，百病之夢或散或集。

此謂氣之夢也。人之情心好惡不同，或以此吉，或以此凶。當各自察常古所從此，謂性情之夢也。故先有差武者謂之精，晝有所思夜夢其事，乍吉乍凶。善惡不信者謂之想，貴賤賢愚男女長少謂之人，風雨寒暑謂之感。五行王相謂之時，陰極卽吉，陽極卽凶。謂之反觀其所疾，察其所夢謂之病，心精好惡於事驗謂之性。凡此十者，占夢之大路也。而決吉凶者之類，以多反其故哉。豈人覺爲陽，人寐爲陰，陰陽之務相反故。

耶此亦謂其不甚者爾借如使夢吉事而已意
大喜樂發於心精則直吉矣夢凶事而已意大
恐懼憂悲發於心精卽真惡矣所謂秋冬夢死
傷也吉者順時也雖然財爲大害爾由弗若勿
夢也凡察夢之大體清潔鮮好貌堅健竹木茂
美宮室器械新成方正開通光明溫和升上向
興之象皆爲吉喜謀從事成諸臭汙腐爛枯稿
絕霧傾倚徵邪劓刑不安閉塞幽昧解落墜下
向衰之象皆爲計謀不從舉事不成妖孽恠異

可憎可惡之事皆爲憂圖畫卹胎刻鏤非真瓦
器虛空皆爲見欺給倡優俳儻侯小兒所戲弄
之象皆爲觀笑此其大部也夢或甚顯而無占
或甚微而有應何也曰本所謂之夢者困不了
察之稱而懵懵冒名也故亦不專信以斷事人
對計事起而行之尚有不從况於忘勿雜夢亦
可必乎唯其時有精誠之所感薄神靈之有告
者乃有占爾是故君子之異夢非妄而已也必
有事故焉小人之異夢非桀而已也時有禎祥

古文世系 卷之三十二 五十七 三百廿三
焉是以武丁夢獲聖而得傳說二世夢白虎而
其封失奇異之夢多有故而少無爲者矣今一
寢之夢或屢遷化百物代至而其主不能究道
之故占者有不中也此非占之罪也乃夢者過
也或言夢審矣而說者不能連類傳觀故其惡
有不驗也此非書之罔乃說之過也是故占夢
之難者讀其書爲難也大占夢必謹其變故審
其徵候內考情意外考王相卽吉凶之符善惡
之効庶可見也且凡人道見瑞而脩德者福必

成見瑞而縱恣者福轉爲禍見妖而驕侮者禍
必成見妖而戒懼者禍轉爲福是故大姒有吉
夢文王不敢康吉祀于羣神然後占于明堂並
拜吉夢脩發戒懼聞喜若憂故能成吉以有天
下號公夢見蓍收賜之土由自以爲有吉因史
嚳令國賀夢聞憂而喜故能成凶以減其封易
曰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凡有異夢感心以
及人之吉凶相之氣色無問善惡常恐懼脩省
以德迎之乃其逢吉天祿永終

又人之有貴也... 曰則... 新古... 受文... 必... 必... 必...

交際

王符

語曰人惟舊器惟新昆弟世疎朋友世親此交
 際之理人之情也今則不然多思遠而忘近背
 故而棄新或歷載而益疎或中路而相捐梧先
 聖之典戒負久要之誓言斯何故哉退而省之
 亦可知也勢有常趣理有固然富貴則人爭附
 之此勢之常趣也貧賤則人爭去之此理之固
 然也夫與富貴交者上有稱譽之用下有貨利
 之益與貧賤交者大有賑貸之費小有假借之

損今使官人雖兼桀跖之惡苟結駟而過士士
猶以榮而歸焉况其實有益者乎使處子雖苞
顏閔之賢苟被褐而造門人猶以為辱而恐其
復來况其實有損者乎故富貴易得宜貧賤難
得適好服謂之奢僭惡衣謂之困厄徐行謂之
饑餒疾行謂之逃責不候謂之倨慢數來謂之
求食空造以為無意奉贄以為欲貸恭謙以為
不肖抗揚以為不得此處子之羈薄貧賤之苦
出也夫處卑下之位懷北門之殷憂內見謫於

妻子外蒙譏於士夫嘉會不從禮餞御不逮眾
貨財不足以合好力勢不足以仗急歡忻久交
情好曠而不接則人無故自廢疎矣漸疎則賤
者逾自嫌而日隱貴人逾務黨而忘之夫以逾
疎之賤伏於下流而望日忘之貴此谷風所為
內摧傷而介推所以赴深山也夫交利相親交
害相疎是故長誓而廢必無用者也交漸而親
必有益者也俗人之相與也有利生親積親生
愛積愛生是積是生賢情苟賢之則不覺心之

親之口之譽之也無利生疎積疎生憎積憎生非積非生惡情苟惡之則不覺心之外之口之毀之也是故富貴雖新其勢日親貧賤雖舊其勢日疎此處子所以不能與官人競也

且夫怨惡之生若二人偶焉苟相對也恩情相向推極其意精誠相射貫心達髓愛樂之隆輕相爲死是故侯生豫子刎頸而不恨苟相背也心情乖互推極其意分背奔馳窮東極西心尚未決是故陳餘張耳老相吞滅而無感痛從此

觀之交際之理其情大矣今世俗之交也未相照察而求深固探懷扼腕拊心祝詛苟欲相護論議而已分背之日旣得之後則相棄忘或受人恩德先以濟度不能拔舉則因毀之爲生瑕釁明言我不遺力無奈自不可爾先合而後忤有初而無終不若本無生意彊自誓也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大人之道周而不比微言相感掩若同符又焉用盟士貴有辭亦憎多口與其不忠剛毅木訥尚近於仁嗚呼凡今之人行與言

謬心與口違論古則知稱夷齊原憲言今則必
官爵職位虛談則知以德義為貴貢薦則必以
閔閔為前處子雖躬顏閔之行稟勞謙之質秉
伊呂之才懷救民之道其不見資於斯世亦已
明矣

述赦篇

王符

凡療病者必知脉之虛實氣之所結然後為之
方故疾可愈而壽可長也為國者必先知民之
所苦禍之所起然後為之禁故姦可塞而國可
安也今日賤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贖赦贖
數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何以明之哉夫敬救
之人身不陷非又有為吏正直不避彊禦而奸
猾之黨橫加誣言者皆知赦之不久故也善人
君子被侵怨而能至闕庭自明者萬無數人數

人之中得省問者百不過一既對尚書而空遣去者復什六七矣其輕薄奸軌既陷罪法怨毒之家冀其辜戮以解畜憤而反一槩悉蒙赦釋令惡人高會而誇咤老盜服臧而過門孝子見讐而不得討遭盜者覩物而不敢取痛莫甚焉夫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奸軌者賊良民書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先王之制刑法也非好傷人肌膚斷人壽命也貴威奸懲惡除人害也故經稱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

哉詩刺彼宜有罪汝反脫之古者唯始受命之君承大亂之極寇賊姦軌難爲法禁故不得不有一赦與之更新順育萬物以成大化非以養奸活罪放縱天賊也夫性惡之民民之豺狼雖得放宥之澤終無改悔之心且脫重楛夕還囹圄嚴明令尹不能使其斷絕何也允敢爲大奸者才必有過於衆而能自媚於上者也多散誕得之財奉以諂諛之詞以轉相驅非有第五公之廉直孰不爲顧哉論者多曰久不赦則姦軌

熾而吏不制宜數肆肯以解散之此未昭政亂之本源不察禍福之所生也

臣聞君以兼覽博照為德臣以獻可替否為忠書載稽疑謀及卿士詩美先人詢于芻蕘是以慮無失策舉無過事竊見尚書令左雄議郡舉孝廉皆限年四十以上諸生試章句文吏試牋奏明詔既許復令臣等得與相參竊惟王命之重載在篇典當令縣於日月固於金石遺則百王施之萬世詩云天難諶斯不易惟王可不慎與蓋選舉因才無拘定制六奇之策不出經學

駁改察舉書

胡廣

臣聞君以兼覽博照為德臣以獻可替否為忠書載稽疑謀及卿士詩美先人詢于芻蕘是以慮無失策舉無過事竊見尚書令左雄議郡舉孝廉皆限年四十以上諸生試章句文吏試牋奏明詔既許復令臣等得與相參竊惟王命之重載在篇典當令縣於日月固於金石遺則百王施之萬世詩云天難諶斯不易惟王可不慎與蓋選舉因才無拘定制六奇之策不出經學

鄭阿之政非必章奏甘奇顯用年華疆仕終賈揚聲亦在弱冠漢承周秦兼覽殷夏祖德師經參雜霸軌聖主賢臣世以致理貢舉之制莫或回革今以一臣之言刻戾舊章便利未明衆心不厭矯枉變常政之所重而不訪台司不謀卿士若事下之後議者剝異異之則朝失其便同之則王言已行臣愚以為可宣下百官參其同異然後覽擇勝否詳採厥衷敢以瞽言冒干天禁惟陛下納焉

理亂篇

仲長統

豪傑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無天下之分故戰爭者競起焉於斯之時並僞假天威矯據方國擁甲兵與我角才智程勇力與我競雌雄不知去就疑誤天下蓋不可數也角智者皆窮角力者皆負形不堪復伉勢不足復校乃始羈首係頸就我之銜繼耳夫或曾爲我尊長矣或曾爲我等儕矣或曾臣虜我矣或曾執囚我矣彼之蔚蔚皆匈詈腹詛幸我之不成而

以奮其前志詎肯用此為終死之分邪及繼體之時民心定矣普天之下賴我而得生育由我而得富貴安居樂業長養子孫天下晏然歸念於我豪傑之心既絕士民之志已定貴有常家尊在一入當此之時雖下愚居之猶能使恩同天地威侔鬼神暴風疾霆不足方其怒陽春時雨不足喻其澤周孔數千無所角其聖賁育百萬無所奮其勇彼後嗣之愚主見天下莫敢違自謂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奔其私嗜騁其邪

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惡目極角觝之觀耳窮鄙衛之聲入則耽於婦人出則馳於田獵荒廢庶政棄亡人物澶漫彌流無所底極信任親愛者盡佞諂容說之人寵貴隆豐者盡后妃姬妾之家使餓狼守庖廚饑虎牧牢豚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斲生人之骨髓怨毒無聊禍亂並起中國擾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之為我哺乳之子孫者今盡是我飲血之寇讎也至於運徙勢去猶不覺悟豈非富貴生不仁沈溺致

愚疾邪存亡以之迭代治亂從此周復天道常然之大數也又政之爲理者取一切而已非能斟酌賢愚之分以開盛衰之數也日不如古彌以遠甚豈不然耶漢興以來相與同爲編戶齊民而以財力相君長者世無數焉而清潔之士徒自苦於茨棘之間無所益損於風俗也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羣徒附萬計船車賈販周於四方廢居積貯滿於都城琦賂寶貨巨室不能容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

美妾填乎綺室倡謳妓樂列乎深堂賓客待見而不敢去車騎交錯而不敢進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敗而不可飲睇盼則人從其目之所視喜怒則人隨其心之所慮此皆公侯之廣樂君長之厚實也苟能運智詐者則必得之苟得之者則人不以爲罪源發其橫流路開而四通矣求士之舍榮樂而居窮苦棄放逸而赴束縛夫誰肯爲之者夫亂世長而化世短亂世則小人貴寵君子困賤當君子困賤之時躅

高天踳厚地猶恐有鎮壓之禍也逮至清世則復入於矯枉過正之檢老者耄矣不能及寬饒之俗少者方壯將復困於衰亂之時是使姦人擅無窮之福利而善士挂不赦之罪辜苟目能辨色耳能辨聲口能辨味體能辨寒溫者將皆以修潔爲諱惡設智巧以避之况肯有安而樂之者邪斯下世人主一切之愆也昔春秋之時周氏之亂世也逮乎戰國則又甚矣秦政乘弁兼之執放虎狼之心屠裂天下吞食生人暴虐

不已以招楚漢用兵之苦甚於戰國時也漢二百年而遭王莽之亂計其殘夷滅亡之數又復倍乎秦項矣以及今日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絕而無民者不可勝數則又甚於亡新時也悲夫不及五百年大難三起中間之亂尚不數焉變而彌猜下而加酷推此以往可及於盡矣嗟乎不知來世聖人救此將何道也又不知天窮此數欲何至耶

不日以酥發戴用兵之苦甚於燿園報世莫二

樂志論

仲長統

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而竹木周
 布塲圃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難
 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味之膳妻孥
 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
 吉日則烹羊豚以奉之躡躅畦苑遊戲平林濯
 清水追涼風釣遊鯉弋高鴻風於舞雩之下詠
 歸高堂之上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
 和求至人之彷彿與達者論道講書俯仰二儀

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逍遙
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
性命之期如此則可以凌霄漢出宇宙之外矣
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

法誠篇

仲長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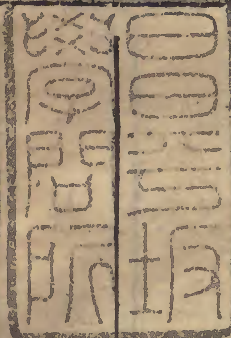
周禮六典冢宰貳王而理天下春秋之時諸侯
明德者皆一卿為政爰及戰國亦皆然也秦兼
天下則置丞相而貳之以御史大夫自高帝逮
于孝成因而不改多終其身漢之隆盛是惟在
焉夫任一人則政專任數人則相倚政專則和
諧相倚則違戾和諧則太平之所興也違戾則
荒亂之所起也光武皇帝愠數世之失權忿彊
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

臺閣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然政有不
理猶加譴責而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習之豎
親其黨類用其私人內充京師外布列郡顛倒
賢愚貧易選舉疲驚守境貪殘牧民撓擾百姓
忿怒四夷招致乖叛亂離斯瘼怨氣並作陰陽
失和三光虧缺怪異數至蟲螟食稼水旱為災
此皆戚宦之臣所致然也反以策讓三公至於
死免乃足為叫呼蒼天號咷泣血者也又中世
之選三公也務於清慤謹慎循常習故者是婦

女之檢押鄉曲之常人耳惡足以居斯位邪執
既如彼選又如此而欲望三公勳立於國家績
加於生民不亦遠乎昔文帝之於鄧通可謂至
愛而猶展申屠嘉之志夫見任如此則何患於
左右小臣哉至如近世外戚宦豎請託不行意
氣不滿立能陷人於不測之禍惡可得彈正者
哉曩者任之重而責之輕今者任之輕而責之
重昔賈誼感絳侯之困辱因陳大臣廉恥之分
開引自裁之端自此以來遂以成俗繼世之主

生而見之習其所常曾莫之悟嗚呼可悲夫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者猶知難之况明哲君子哉光武奪三公之重至今而加甚不假后黨以權數世而不行蓋親踈之勢異也母后之黨左右之人有此至親之勢故其責任萬世常然之敗無世而無之莫之斯鑒亦可痛矣未若置丞相自總之若委三公則宜分任責成夫使爲政者不當與之婚姻婚姻者不當使之爲政也如此在位病人舉用失賢百姓不安爭

訟不息天地多變人物多妖然後可以分此罪矣或曰政在一人權甚重也曰人實難得何重之嫌昔者霍禹竇憲鄧騭梁冀之徒藉外戚之權管國家之柄及其伏誅以一言之詔詰朝而決何重之畏乎今夫國家漏神明於媒近輸權重於婦黨算十世而爲之者八九焉不此之罪而彼之疑何其詭邪



重於飲... 世... 人... 小...
 大... 皇... 皇... 皇... 皇...
 對... 皇... 皇... 皇... 皇...
 之... 皇... 皇... 皇... 皇...
 矣... 皇... 皇... 皇... 皇...
 若... 皇... 皇... 皇... 皇...

